

湖廣通志



湖

舟

通

志



衡山縣

唐

送廖道士序

韓愈

五嶽惟中州衡山最遠南方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邝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一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蛟螭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邝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蛟螭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竒也意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於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邝民

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執三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  
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訪之而不吾告  
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宋

遊南岳唱酬序

張栻廣漢人

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岳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  
頂爲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留  
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迺始偕爲此遊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  
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  
雲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餽道傍草舍入酌一  
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岩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  
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

潭庭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  
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曠谷矣  
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與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  
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山山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  
乃入大林壑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  
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  
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心向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  
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峯寺門外萬竹森然間爲風  
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窓牖間有猿嘯  
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  
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霞交集頃之乃  
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岩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

不至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陟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  
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  
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  
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嗟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宮林閣侍郎  
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語二友始息  
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靄未盡  
澄徹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  
海環之真竒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  
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  
寒光射人泉聲隔窓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  
卯武陵胡寔廣仲范彥德伯崇來會昌遊仙橋路並石側足以  
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

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  
勝擁氈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岩復騰湧如饋餽過南嶺爲風  
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窓有  
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卽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  
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瀚渤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胃  
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  
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  
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倒囊得百  
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一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  
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哀而錄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撥  
殘火相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  
惡流而爲不反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東望日當止蓋是後

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夫覽是編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傲乎哉

驂鸞記

范至能號石湖吳人

衡山縣西望嶽山名堯平空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八日入南嶽半道憇食望雲亭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廟皆市區江浙川廣衆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汚穢喧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約結於此官置巡檢司馬南嶽廟四向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豎廟與禮直官日上香火後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延燒後廊壁木不圯冥時覆護漸爲風雨所



壞師司 衆工摸榻新廟成用摸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筆法

然位置意象存八九自宴樂優戲琴博圖書是釣紉織下至

搗衣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你務繁然畢陳良三運思苦心有

如此者朶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篝衣之事尤為精研廟吏常

鑄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擅入是為記

送廖倚歸衡山序

歐陽侑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

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廖倚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

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進士舉

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門所至皆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

興太原公雅識沉正器君深其初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

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畿

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子嘗以上計吏客中都識君於文達辱之以益友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嶺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尔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率子廉傳

蘇軾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還山曰每醉輒爲

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率贈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庶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庶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枝不輕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者及見率子庶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使求

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

元

祀南嶽記節文

張留孫

至元辛卯之二月 皇帝御宸極發玉音惟名山大川國之秩  
祀嶽瀆四海宜加封號其以南嶽為司天大化昭聖帝分命玄  
教宗師總攝荆襄等路道教都提點同集賢院商議道教事張  
留孫必闔赤養呵奉詔捧香詣祠恭告以致極崇之意維衡有  
嶽神維德旺大維位正離實為南方巨鎮自有虞望秩以來聖  
帝明王莫不記事唐開元封司天王宋祥符加昭聖帝皇元混一  
區宇以歷代冊號未盡神德進加大化庸侈徽稱冊祝之日靈  
風薦涼陰霧歛晦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吉日記

又 晉文

呂元仁

至元二十九年歲次壬午正月二十八日 聖旨特遣信臣呂元仁關義思循彛典禮分祀衡嶽淮瀆三月二十八日至衡四月朔如嶽焚祝告成天雨晴霽千里無雲蓋神感吾皇之德以賜使者之誠因記云尔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吉日通妙洞元宏教大師提點劉景中立石

重脩南嶽書院記節文

龍沙燮理義化監察御史

南嶽書院者唐李鄴侯讀書之所也創始於南嶽之左故宋寶慶年間運使張嗣可以其近市喧雜湫隘徒之集賢峰下由是書院之制始備胡文定公父子講明春秋于此既而晦庵南軒相與講道倡酌其間湖南道學於斯為盛國家混一海宇天下士興起倡明於是前代四大書院聿然重興其諸先儒過化之區復賜舊額大曆戊申今翰林學士楊公宗師來為山長易敝

更新百廢具舉後二十二年爲至順庚午衡山縣尹石抹允脩  
剏益備山長何鼎復請尹記之刻石具在今十有餘年風雨侵  
凌棟撓屋壞田奪于豪強而師生無以自給絃誦之聲幾至廢  
絕至正三年秋翰林承直歐陽公從子述興教之初莫謁  
先聖先師顧瞻殿堂門廡齋舍庖庫亦皆傾圮惕然于懷乃捐  
已俸爲多士倡新明倫之堂甚盛舉也湖南肅政廉訪使帖木  
兒不花公杖節來振風紀首以學校之教作養人材移易風俗  
爲急務委憲史譯史王必石温日替襄之又以承直興學之言  
語之山長明年憲副劉公昱行部至邑山長以其事聞時湖南  
道宣慰司同知元帥赤剌馬丹照磨歐陽遜天臨路知府事顏  
溥知事楊文質亦以代祀嶽廟因造書院憲副公相與督勸下  
其事于縣縣尉馬驄典史謝斗祥承命而往縣尹趙忠力疾復

民憶超之前衡州路經歷堃石帖木兒嶽市巡檢朱文顯以  
相山長度材鳩工不踰月而燕居之堂先賢之祠成未幾尹復  
謝事縣丞黑沙督餉海運未還改命主簿李伯淵董役府交  
其吏魯果繼促成之殿門堂廡齋舍庖庫垣墉屏闥黝亞青  
牖不三月煥然一新衡雲增高湘水飛立山川爲之改觀矣朱  
文顯求文記之至正乙酉十月朔記

重脩南嶽廟記

節文

無名氏

南嶽荊州之重鎮五嶽惟衡山距中洲最遠自大禹經理之後  
歷代祀典之禮益隆皇元混一區宇廟宇寢擬宸極視四嶽有  
加焉經數十年震凌噬蝕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  
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湘等處道教知集院道教事間吳  
公慨然軫念奏奉 聖旨將正殿寢殿齋廊廡等處脩理一新

及初造寢殿遂捐已財結蓋甃砌彩繪燦然外捐白銀助建崇  
龍橋繼又主建景陽鐘閣工力材具一朝雲集敝者新營者橫  
山川改觀四方朝覲祝君壽者莫不相與嘖嘖嘆美鑄諸堅珉  
用垂永世

本朝

御製祀南嶽祝文

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丑朔越七日癸巳吉尚寶寺大使  
臣胡鉉今蒙中書省點差欽齋祝文致祭于南嶽衡山之神  
皇帝制曰磅礴中國之南叅窮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  
帝王祭之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之神於敬則誠於  
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  
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創



平暴亂正位稱尊當奉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  
式古今寰宇既清特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  
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其來不知歲月  
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於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  
何敢預焉予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  
神鑒知尚嚮

祀南嶽記節文

楊乂玄 提點朝  
天宮

洪武三年春正月四日群臣來朝 皇帝詔曰朕自起義與臨  
濠率眾渡江宅于金陵今有十五年中原底平然山川之神  
默相予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悚以  
遂以四月十五日授祝幣而來焉臣乂玄承 詔准以五月十  
七日祭于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礮石鐫文用垂永久

重祀南嶽記節文

周叙吉水人侍讀

正統甲子自春逮夏亢旱連月農民失望 皇帝惕然以為憂  
既恭致告 郊社百神復親製祝文且香幣分遣近臣禱祈於  
鎮海瀆之神憫農之念敬祀之誠至矣盡矣叙寔承命祀南嶽  
驛走四十日至祠下卜六月巳丑從事前三日薰沐齋戒屆期  
醴肥潔黍稷苾芬對越精神禮度維謹禮成有司相率謂予  
宜有文以識來祀之意予不敢辭預祀事及凡執事者悉列諸  
碑陰云正統九年甲子六月記

南嶽種樹記節文

韓陽會稽人僉事

陽以菲才具員湖憲提督膠庠歲在丁卯春二月按歷湖南  
州郡道適衡境粵三日謁南嶽衡山之神禮竣言還遙望  
之間衆木森列而往來之途見老松一二卓立道傍乃前人

往以引路者又莫知種爲何人年爲某甲時爲何代也心竊  
然進縣令龔旣言撤廟庭除之水四顧蕭然無以爲神宮之蔭矧於  
往來之路藁荒蕪沒而夾引之樹凋殘已盡自愧食叨廩餼約  
餘百升所積俸資計文六萬倩汝邑民餘力重爲栽培其木以  
土所宜若松若杉若桂若柳皆可令曰諾旣之職也卽日出廩  
俸募邑民移取松杉之穉而植者桂柳之嫩而秀者視度地之  
遠近高下各有所宜以步計者三十里有餘木以株計者有二  
萬本有奇今年春二月予行部再臨衡境見前所植道傍之樹  
青青者爲柳鬱鬱者爲杉吐秋香者爲桂擎晚翠者爲松形形  
色色生意滿前三十里嶽境之風物與往年過時異不同矣僉  
謂宜刻石衡祠嶽境上使後人知前人所植之由或有損缺庶  
乎因是感發重爲栽培而護焉遂書以記景泰元年歲在庚午

記

重建公署記節文

李穆泰和人南樂訓導

大凡事之興廢雖因乎人而所以興所以廢則固有數存焉觀  
衡山縣治改創之故有足徵矣縣在衡嶽巾紫山下因以得名  
蓋古之白茅鎮也公署之創國初始於縣令陸伯良而重脩  
於正統丙寅則令龔俛也又四十年是為成化辛丑時劉侯熙  
來宰茲邑因其頽敝凜凜將壓陸慨然有改作之志會惟于鬱攸  
為之一空又半年始克如志集材陶瓦煉灰伐石誣日興工先  
其所急作廳事作幕司作庫藏作六房而廳事後穿堂為公退  
休之所則後成焉經始於成化癸卯八月而以次年十二月訖  
工邑人陳憲徵予為記以無忘侯功時汝南何公廷瑞嚴毅方  
正慎許可於人而獨喜侯之有為每舉以勵他屬之不職者其

賢於人可知矣侯字傑雍南昌世家

重修廟學記節文

陳益吳縣人古

衡山縣遠在南服廟學之制肇自往昔正統甲子會稽龔若倪  
來知縣事祇謁廟庭顧瞻祠宇隤隘且學舍傾圮迴首損已俸  
為篤於義者倡購兩傍近地增而大之為殿為兩廡為櫺星門  
為泮池繚以垣墻復塑先聖像暨四配以下諸賢虔奉其中  
端冕有容藻繪輝映儼然王者之尊也暨而為明堂為齋舍堂  
之東為文昌祠其西為典教之居為神厨牲房于射圃南為射  
圃于學之東凡所宜為而昔未理者今皆具焉經始正統乙丑  
春以景泰辛未秋告成壘君朝正京師徵文以記其事是為  
記景泰七年歲在丙子四月朔旦

南嶽雲開堂記

鄧淮吉水人本

衡山紫蓋峰之左有樓名曰開雲韓公之作也衡山名山也樓以開雲名其名與此山俱傳則其樓與此山相輝也今吾建堂於岳廟之首又以此名堂不幾於樓上架樓乎殊不知當時公默禱於彼而雲開於此則以此名堂未為無謂矧開雲之樓未有記之者今記此堂又可以因此而知彼也邪按公唐貞元間為監察御史以上疏貶楊山令永貞改江陵法曹自柳至衡丞欲登衡嶽以覽其勝時值秋雨陰氣晦冥公方默禱而群峰為之盡出青空為之仰見豈衡山之神靈歟一識韓歟韓公之精誠亦與衡合歟何一禱而雲盡為之開其神速有如此者嗟乎公之上疏愛君憂國公之謫令愛民如子也然則公之禱久矣衡山之雲安得不為公開哉弟樓曰開雲以公所禱之處言堂曰雲開以公所至之地言要之皆重衡山重韓公而然也

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後之  
登斯樓以望登斯堂如見者其亦必不以予言爲妄

龍隱橋記節文

金溥 華亭人吏部尚書

予鄉陸翰出宰安仁之明年同衡山邑宰劉熙具書啟請曰橋  
去衡郡北八十里衡山西南二十里有水名龍隱港港源發予  
南嶽澗二十餘丈潏茲泓深蛟龍可藏或以有道德君子昔隱  
港側有似南陽卧龍因名龍隱南通兩廣北達二京公使鄉民  
往來實爲衝要成化丙申知縣鮑德脩砌未就歲戊戌羅山何  
公以地官正郎來治衡郡行部至港詢諸民庶恒有渡而溺者  
遂慨然捐俸爲倡命義官文勝一省祭官劉亮董厥事縉紳尚  
義者咸樂爲助經始於成化庚子十一月吉成於明年之三月  
橋高十丈有奇濶一丈有七長視高之三上構廊屋間架比長

與潤負者可以休行者可以息徵文以為將來勸予惟衡守何  
公之治衡若府治豐舍分司館傳城壕廩社壇墀街衢莫不營  
葺具舉輪奐一新上司嘉其能吏民服其公且公舉進士可以  
任重道遠他日身都將相霖雨天下又將名橋為龍起而不為  
龍隱矣予雖老於棟下尚嘗秉筆以識公名珣字廷瑞

重脩文廟記

節文

何珣

衡山為湖南望邑儒學在縣西北開雲嶺下學舊有廟初始未  
詳國朝洪武初縣令陸伯良因其燬于兵重創之正統乙丑  
令龔悅病其隘且壞購地重新之而加大焉繇乙丑至今中間  
繕治弗繼日入於敝成化己亥秋八月予行屬至衡山謁廟  
而得於日焉遂歸運白金若干兩助之會李以憂去又二年  
為成化辛丑南昌劉熙來知縣事乃任其責以前所藏



與後所節而待用者總其數可給所費乃卜日興事徹其舊而  
以新之計木之工自大成殿兩廡至戟門靈星門棟宇輪奐親  
制弘敞有加于昔聖之功自先聖先賢及漢唐宋元諸儒像設  
尊嚴冠裳精采不愆于度而以成化癸卯三月告成教諭何紀  
訓導楊本王肇請為記表章令之善而為方來者勸劉令字傑  
雍起家科目其治行可取者尚多而此特其略云成化甲辰春  
三月之吉也

重脩南嶽廟記節文

商輅淳安人兵部尚書

南嶽衡山當星紀之次熒惑之位實南方巨鎮自虞舜巡狩朝  
諸侯於此舉望祭之禮秩視三公於是南嶽祠記著於彝典歷  
代因之至唐封以王爵宋復易以帝號瀆禮甚矣我

太祖高皇帝法古為治謂神靈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九嶽

鎮海瀆宜以本名稱之故於茲山直書曰南嶽衡山之神而妥神之祠則擬帝居錫以金盒一於春秋祀享之日奉香以奠歲久祠宇頽毀正統壬戌藩臬二司檄衡州長沙二郡修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暝至霽視其柱去基所半里官民畏慄謝過復崇制如初然物不能終壯久而復仆而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請于朝成化庚寅秋巡撫僉都御史繁昌吳琛行縣祇謁廟下以脩建爲已責于是參政稷亨審英僉事雲間郝文博在行承命率衡州府知府黃巖徐享至廟計度資費因叩神從違乃得吉卜敬以白於巡撫遂相與定議出公帑二千五百餘兩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四百五十余根以爲梁棟之用餘材悉取諸近地工則就江右之善者力則借倩衡湘諸縣附嶽之民特總戎李

督震聞之亦以白金三百兩來助餘皆知府徐孚從便區  
必命指揮王綱董其事而以謹愆僧人智能總匠役計功償  
力給餉物無妄費而工用速成經始於辛卯春三月至明  
冬十二月訖事落成之數正殿九間高七丈二尺象七十二峯  
後殿五間東西廊房九十六間嘉應門三座中御香亭御碑  
亭各一西廊後神祠一東廊後羊牲房神庫次為正南門周圍  
崇垣四角有樓外為靈星門飭以丹漆施以綵繪深邃崇嚴宏  
敞壯麗工興之二歲水旱以時杭稔充牣民食用足咸以為神  
功所致左布政使杜銘以書來徵文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春二  
月之吉記

祀南嶽記

曾鶴齡奉和人

皇帝嗣位改元之初二月十一日冕服御奉天門臨百官親

遣大臣若左右侍從分行天下祭告岳鎮海瀆及諸應祀之神

香幣儀物悉出內帑祝告辭文皆自 聖表盛哉帝舜氏望于

山川徧于群神之意也於是臣鶴齡預有祀衡山之命衡山在

南服之地去京師幾萬里晝夜行五十日始至至則四月二日

矣時陰雨晝晦泥濘溢路懼不可將事然不可緩卜以四日丁

卯省牲是日雨止風作晚遂大霽戊辰昧爽致祭天宇澄明月

星顯露靈風徐來祥煙氤氳牲肥酒冽黍稷馨香樂音清越獻

奠望瘳進退陟降咸不愆度禮畢享胙廟下眾皆大喜以為天

道順應神灵格享實 國家萬董無疆之慶兆民康阜無有厭

厭之徵也臣鶴齡益惟忻不自勝遂復至廟上徘徊顧覽嘆其

室宇頽圯勢當復新而獨前代碑刻僅存然漫不可讀者十五

六已而升望四麓求所謂七十二峯者舉目得其大半然其所

此諸狀亦不能盡記退思南方諸山之宗惟是衡嶽其祀禮備  
厚蓋自唐虞三代已然後代迭加徽號雖皆崇之之意而實不  
世我

太祖皇帝例正定之以破千萬年之惑而於享祀禮數持增嚴  
謹故其初也江夏侯周 實為懟管其後累累遣道士蓋謂  
方外之可交於鬼神去年

仁宗皇帝即位特遣詹事丞鄭其寶來今年 臣鶴齡又復以翰

苑之職至此蓋皆重其事也亦猶 太祖皇帝始遣江夏侯之

意顧 臣鶴齡才數德涼無足堪命然以文字為職業宜有所紀

以丕揚 聖天子禮神之休命而丁農事方興不可攻石以刻

遂記其月日事始終 臣鶴齡所以來之故手寫一通以授衡山

令李幹丞楊珪俾倘得石刻焉幹與珪皆預祀事而克恭命者

也且為政皆宜其民政并記於末云宣德元年丙午歲夏四月也

嶽廟定額碑記節文

鄧淮結水府同知本

衡山有南岳廟有道士以奉香火有廟戶以備洒掃有田土以供祭祀之需意亦古也而今則亡矣問道士則星散矣問廟戶則歲更矣問田土則主已累易矣籍冊無所於據也碑記無所於考也舊誌雖載有道士廟戶八名亦名存焉耳而其土田則併與其名而亦亡之則夫香火之吹噓於灰燼洒掃之奔呼於吏胥祭祀之督迫於里甲亦何怪哉然事久而弊弊極而復有其時亦理之必然者弘治丁巳春二月巡撫都憲沈公有南岳慨廟宇廊房門樓之傾圮道士廟戶土田之廢棄新而未暇及適及兩月公文奉 上命禱祀于此公為程

哉予何敢後於是釐此驚鉅推公之意整舊規於其內廓新製於其外而九道士廟之土田之屬亦皆以為永久之規載之于册刻之于志而又記之于碑使後之繼今亦猶今之繼昔也

南嶽行祠記節文

韓陽

南方以衡山為大故衡嶽為南土諸山之宗歷代莫不尊崇祀禮迨入天朝咸載祀典最所崇重則所在郡邑每歲有春秋祈報之令三載特遣近臣賫捧香帛寵頒玉祝以表尊敬之禮南嶽廟在南山之中去縣治三十里許士夫東西行過謁拜無由多致望空遙禮去竟莫知廟為何宮神為何貌舊有行祠一所在岳境上廢久不脩正統戊辰豐城熊公臨按于茲亟欲重新於嶽邑令官吏朔望謁拜時邑令龔俛以考績北行乃命邑丞方紳治其事於縣治北舊基開雲嶺上經之營之不日而就其

勢面陽湘川眾水環抱於前祝融諸峯擁衛於後誠為千萬年  
不易之祀館也教諭萬幹訓導邊韶美等踵予行臺具徵文以  
紀歲月使來者知脩建有所自云

重修南嶽行祠記

節文

李穆

南嶽行祠祠南岳衡山之神也舊在嶽境上久廢不治正統戊  
辰按察僉憲豐城熊公命衡山縣丞方紳重剏於今縣治東北  
開雲嶺下四十餘年中間繕治弗繼日入於敬時南昌劉公熙寔  
知縣事屬時大新廟學財殫力盡事弗克以並行數月適有客  
之好義者金陵王儁以白金四斤來獻且曰俊自幼從先人往  
來於衡賴神之福庇屢矣行祠之新不宜使公獨勞竟以此為  
萬一助公感委耆老楊啓隆撤其舊而一新之舊殿三間淺陋  
不足以妥靈竭虔今增為五間又鼎剏前廳五間置香案其中



俾九拜謁祈禱者皆止於是而不至於褻慢工善材良規制廣加于舊觀計所費實倍僑所相之數皆公節縮浮冗區畫措置遠近之民若罔聞知經始於弘治改元之閏正月而以本年四月告成判簿富順孝君思紀典史四會陳君驥相率受予記云

衡山鄉賢祠堂記 節文

鄧淮

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命以有天下其魁偉豪傑之士各効其用以建混一之功固已昭昭揭日月而銘彝鼎矣衡山茹公其一也公之功烈載諸國史竊嘗以意推之我太祖御製大誥三編公以恪遵先聖先賢之道編名誥中則其賢可知矣以太祖之英明剛斷苟非其臣不能一朝居而公得君行政如此

其專且久則其賢又可知矣戎兵大事也 太祖四征而公以  
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又專兵柄筭無遺策則其賢抑又可知  
矣矧自 太祖以後封以伯爵賜以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  
柱之褒則其始終遭之盛皆非偶然者夫公楚產也說者則謂  
公非楚才天下之才也以天下之才產於衡山豈獨衡山之光  
哉然詩有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公之生謂之衡岳之降  
神非耶

重修衡山縣社稷壇記 節文

韓陽

國朝以社為司土之神稷為司穀之神著為令典俾府州縣通  
祀之春祈焉秋報焉無非為生民計也今年春二月予巡歷至  
衡山三日謁南嶽神廟道經社稷齋沐之所罔不合度心竊喜  
之既而廟謁禮畢循故道父老曰此吾邑巽令之所治也匪

為社稷為然而南嶽廟像與夫風雲雷雨山川之壇城隍之宇  
昔之廢墜者今皆治而新之予聆其言心益喜之記之今龔姓  
名俛志昂其字云

茹氏家譜序

劉三吾 茶陵人

國朝著今中外文武大小百職服勤在官者 賜復其家有年  
矣而行能卓異簡在 帝心者並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  
之盛哉前事未有於是左通政茹瑞家衡山若叔君美兄珍弟  
致三人者感 恩不遠江湖數千里詣 闕謝焉

上嘉其知德所自也 溫慰至再且謂爾楚為有人矣今年春

正月四日 陛辭復 賜中楮為錠者十仍 勅光祿司

賜內法三尊筵三几借瑞齋請其門以飲餞之斯 殊渥也真  
千載其一逢哉先是茹公過予請曰瑞愧早矢怙恃自鼓篋賢

關侍從 上庸建進今官會何涓埃少補惟先人素心教育期  
事顯揚訖齋志以沒而故有譜牒亦遭兵燹叔父來告以厥故  
幸克記憶封始祖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從令今衡山即住友  
家至瑞兄弟六世矣蓋定其所可知者所不知者闕如也先法  
其為叙之按譜衡山令二子松坡竹軒松翁以文學提身為鄉  
學教諭子仲宣克世家學舉邑秀才稱之元初科進士錫彭盡  
我山以文妻其子竹翁與元文名頴頴二子均直均美均直胸  
次廓然無陳府肉質氣惟銳意教兩子即珍與瑞嘗以學行被薦  
主衡州石鼓書院惜不及見今子通政之有成而先逝也今惟  
均美以耆年碩德儒雅自持所僧來其子瑛與姪珍又皆謝在  
蘭玉特遭 殊遇何茹氏一門慶幸若此也嗟乎自譜局不  
官而後有為譜繫于其家若眉山蘇氏家譜尚矣衡山三胡

家南...之傳或自五峯衡山遂為小洙泗而我山又...  
...前肯監丞進士何克明初菴復同里開茹氏諸老...  
...傳材而餘芳所鍾在公乃羽儀乎天朝也幸哉  
...恩所暨美翁之來家秉記憶得之皆非偶然者自今列  
左朝者君明良相逢益圖報效安於鄉邑者相稅自奉上  
負聖天子優遇殊恩下毋負而祖而父教育初意則茹氏世  
世如今日矣譜牒云乎哉

遊衡山記

李承箕

嘉魚人  
號大崖

予往年嘗遊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峯每峯一日七十二  
不遍每峯不一日不遂於時總憲東吳沈公奉詔禱南嶽適  
相值總憲石翁舊也翁翁欲寄老南嶽約與予俱總憲慨然願為  
東道主總憲趣予還舟聚話予告七十二峯不遍每峯不一日

不選總憲曰觸熱生病根胡乃爾不得已而東下弘治丁巳六月也既而翁以老病卒不來今庚申十一月予遂自白沙至臨蒸南望諸峯魂爽飛馳不旁身矣於是分治藩府豫章涂公憲府信陽馮公永豐鄭公許躋攀俱皆曰使前後絕呵呼之具而登降同一羽之輕乎佩冕有絲竿之樂而箕穎澗岩鄭之風乎往來見生化之機而榮瘁有同其舒卷者乎彼此同襟神乎其契適馮公以足疾不果携予者兩公也自是月之晦日禮神嶽祠祠南左為雲開堂涂公居之西右為雲霽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為光嶽道院予栖焉各更衣會天宇新霽人人自覺神形快健由東北觀水簾洞止壽寧宮平江曰此境隔世何謝桃源世短心長吾不能明日極心醉而去平江涂公別號也由西南歷諸峯即上封水雲疑樹風撼樹如甲馬聲水片隨落葉下大石

取而殮之予曰無乃冰寒寒乎大石曰此所以厲吾腸胃也予  
兩臂已起粟大石即解綿袷衣二襲曰借子也鄭公別號大  
石也上祝融峯下飛仙橋大石芒屨羊裘下上鳴軒半江曰登  
高臨深吾亦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爲比和洞有王野  
人業縮桶大石使召來萎黃鬚髮童孺衣問之已獨居洞三  
十餘年又問汝何爲者見何境界耶曰非釋非老不知爲善惡  
何境界見也大石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揖而去  
侵晨踏霜管觀初日於扶桑臺風冷冷四至兩耳若著針鉅鉤  
山史典史郝驛丞進卮酒金醴之酸不可醺焉者也西行奪篁  
竹由雞鳴岩馬祖菴菴中有往時大石示從遊諸生詩菴西天  
柱峯有僧岩居食生菜百結衣如栗穗見人即膜拜默然而已  
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飈輪予不可追獨觀南臺寺故址嘆曰

此非僧守澄之遠廬乎南其之南有紫虛閣問諸道士悉不省  
夫霧源勝迹曾幾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復有子庶輩醉卧  
其間又誰復識之耶為之一長嘯望中青衣童子十餘人馳報  
兩公少憩文定西廊候行禮是夕各止行所為十二月之四日  
矣諸所過兩公輒留題予則和之而歌於山中相樂也不復磨  
巖題名厭近名也故几峯巒岩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紀載於  
先民者悉畧之云

東坡率子庶傳跋

前人

世謂率子庶欲自神其術且托人以傳又謂東坡善於文故徒  
點子庶以誣世子皆不識其然否石翁方與予約居衡山偶得  
此卷閱之此心飄然已在紫虛之上矣



永陽縣

禮

杜甫墓誌銘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十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尤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諠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

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  
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情流連  
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于梁陳淫豔刻飾佻  
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  
能者互出而又宋沈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  
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棄舊去實效齊梁則  
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出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  
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  
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  
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  
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是時  
中東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

出拘束模寫物象其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  
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聲屬  
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予嘗欲  
條析其文体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適遇子美  
之孫嗣業啓子美柩之襄柩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之余愛  
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謚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閣而記其  
卒葬云係曰晉當陽城侯姓杜氏十世而生依藝令于鞏依藝  
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  
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  
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  
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爲  
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爲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

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文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什乞旬焦勞晝夜去子美死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晨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杜工部祠記

張齊賢

余嘗聞工部死墓於耒陽縣縣乃衡之屬邑也圖經云工部墓在縣北郭二里晉開運中縣令黃廷朝重興祠宇會邠令陽演赴任途經是邑乃述版紀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稱兵內向翠華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崎嶇尋駕乘危負輿者

稽顙賊庭及肅宗受禪尊玄宗為太上皇復神州清罄下嚴武  
杖節西蜀威震三川百官罷于奔命者依附之相臣房瑄翰林  
李白工部杜甫與焉工部字子美當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  
詞奇句合于雅頌典謨訓誥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猶停詔命  
工部因忤蜀帥南遊湘楚時耒陽尹聶公不知文而工部白酒  
牛炙饋無闕焉以酒沈寘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為  
中興名臣陶甄品彙翰林旅宦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耒陽  
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中未有不立題以追想蓋高翰林格調  
工部風雅猶仲尼之日月也圖經云黃令再興祠宇而秦莽蕪  
沒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邑里之民止好淫  
祠而不能設奠于工部之祠會張員外文超與杜交代以文見  
托乃題于版且敘工部之文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祀云

進士題名記

文天祥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于學耒陽隸焉去年歷兵火寢湮毀耒陽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為一邦人物記教諭周君道與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子為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多為渾化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十八人耒陽又半之間歲徃徃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讖翹乎其未怒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為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于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為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為志於己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民心破俗學者願乎其至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外內何所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縣

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矻矻然為務外之  
歸哉夫在上有帥道則在下有善人修於家者有正學則天子  
之廷有真儒此令尹與九邑之士競競終日而不能已者也若  
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某也若何某  
也若何嗚呼是不可不凜凜乎哉

**本廟**

修儒學記

翁世資

補田人部尚書

竊惟育賢材美教化莫先于學明人倫厚風俗亦莫先于學至  
若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尊賢考藝選言受成獻賦譏囚無  
不在于學故古者建國必立學其以此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方當建國立學為先 詔自國都迄于郡邑雖遐

呬僻壤固不立學制循三代教本六經拯大道于既溺復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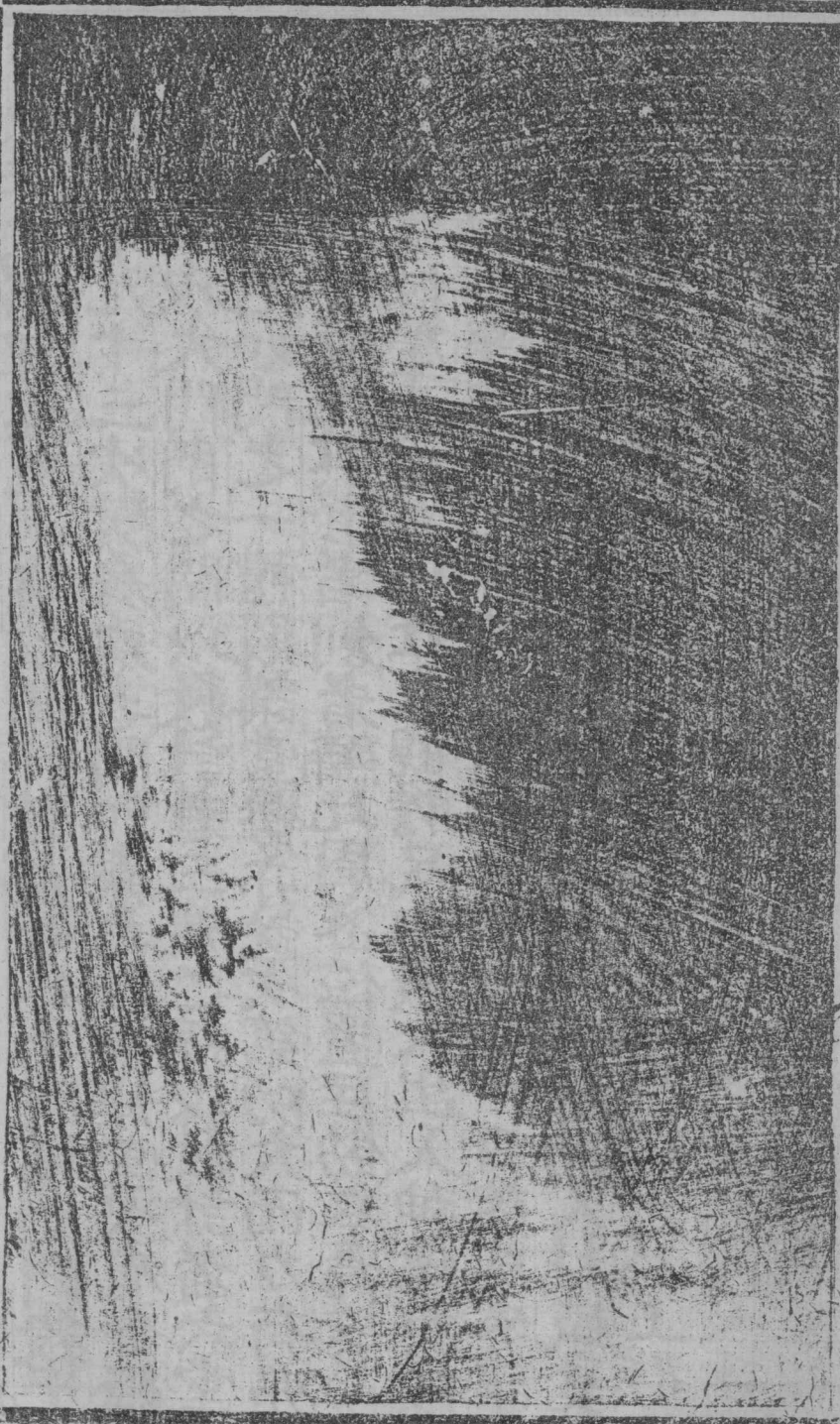
于已醜肆惟百年教化美風俗厚人才出而用世其大者舉能  
建勳樹業以固宗社與天地相為悠久小者亦皆龜勉無忝厥  
職俟諸唐虞夏商周殆不多讓猗歟盛哉衡之邑曰耒陽故有  
學舍歲久日就于敝人才鬱而不振教化尼而不行學者惟弄  
筆以徼利達甚非立學本意天順四年庚辰秋孟城龔公謙廷  
益以名進士為侍御史受知 朝廷奉璽書總湖湘兵政行部  
至邑禮謁 先聖先賢顧瞻廟學門廡堂舍庖湍來皆摧毀朋  
落盡然動懷退講堂進教諭方盛曰學校若斯不惟無以稱  
上教養意旨欲人才之不放失儒教之不踈闊得乎自區劃白  
金六鎰有奇命推官余敬總其綱主簿張郁典史閻斌暨盛董  
其事敝者修其完缺者創其址官僚承命共事惟勤於是召徒  
役集匠藝陶竒為瓦甍甍甍市材以為樞扉楹楔以耆民劉璜



曹思恭屬功課程先兩廡以間計者左右各十次儀門門殺于  
廡之間者九十二次號房房之間如廡之數次饌堂次庖舍繚  
以長墉扃以大門門之間以數計者三墉之板以數計者六堂  
如門之間庖如門之一禮殿講堂勢亦就次第功大而力有弗  
給故後之非緩也其修者鱗比周密位置匡飭岑焉立焉  
焉時矢焉棘聲焉飛足以壯人觀瞻足以嚴人出入神像有棲  
生徒有息始事天順四年季秋又明年十月二十日落成來請  
予記其成夫宣化厚俗守之職也學校風化所係而人材盛衰  
又在師道之立與否何如耳耒陽之學校御史公倡之於上群  
僚和之於下而盛又能以師道自任吾知絃歌之聲將復大振  
教化之效將復大行而人材之出將見首鄉選占大魁都高位  
食厚祿弘以大化者寧不自茲始乎是皆可書故不敢辭用以

爲記

卷之三十一  
後九  
一〇〇



常寧縣

宋

魁星亭記 節文

黃庚 宜江人 縣丞

常寧魁星前此蓋未有也近有來自閩中者持誠齋楊公所紀  
 泰寧魁星亭記文至以示邑之俊秀且曰學宮之側有山試睨  
 其巔巍然嶄然佳氣鬱盤苟營於斯招魁星而煥文風何求不  
 克衆曰諾遂合謀而行適太守傅公令尹曹侯踵至樂聞其議  
 而促成邑子張伯義少而銳敏慨然曰吾其仕是責於是鳩工  
 度材率人而經理焉蓋自卿大夫士莫不悉力以從又有好事  
 者李君舜舉相之助之若木若石若瓦若甍既聚既積乃登斯  
 山剪棘披榛以相其宜以崇其基百工於茲斧鑿分揮曾不踰  
 時而亭巍巍而宇翬飛而魁星以題有燁其名不在斯亭乎雖

然亭因人而成而所因者人也事存乎人而所成者天也斯亭  
也不興於古而興於今其天也耶其人也耶亭立而名立亭不  
負名而名豈負人魁星在天而人則名之魁星在亭而人則應  
之今闔邑之士孜孜兀兀吟六藝之文披百家之編者相環也  
恠恠竒竒詞氣凌雲者皆是也而鵬鶚在矣必龍得雨不在斯  
人手僉曰誠哉是言始于今年而待來年何千萬年有永其傳  
然則蓋紀焉故書時開禧三年也

惠政碑

龍溪鄉

縣之有令乃古之子男是也先儒謂可以寄百里之命唐人亦  
以繫于縣令云者以生民之命至重非有慈祥愷悌之政垂意  
撫摩則人有不安其生常寧自數年來令之得遂始終蓋不多  
見矧戊戌煨燼之後更代尤爲不常或半載而去或數月而去

寔其獄濫而不知決年凶而不知卹斯民安所賴焉太上皇帝  
即位之二年昭武李侯來宰是邦聽獄爲甚寬惜民爲甚切每  
遇春雨積陰夏夏爨秋高淒涼冬窮凜冽徃狂四闕獄亡一  
人或聞有傷或竊得賢呼之而前擬法以遣人無桎梏之虐吏  
絕舞文之奸百里之民舉樂其政消異時爭之君還三代禮義  
之風其誰之賜耶自春徂夏人以艱食爲病侯夙夜不遑寧加  
意賑給仁恩浸孚化菜色而怡顏轉枵腸而鼓腹此又惠政之  
大也歷五載之久終始如一尤謂人所難能矣道曰彰譽言日著  
當路交薦下民借留近代字民之官如侯者實鮮焉惡得不紀  
其令德耶玩志於古推誠於教故寔其名於縣庠云侯名閑字  
誠夫慶元二禩七月初吉記

元

塔山記

羅仲驥

佛以慈悲設教欲同親踈於一体者即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意也顧乃捨其身體以濟衆乃其爲甚之過吾儒所不道然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其於治道不爲無助且江淨湘浮屠天上人間實居第九阿育王所以運大法力振大神功建大津橋維持佛教於無窮其塔峻立峭峙屹屹欲墜若自天而下者非神造鬼設何以至此其下則靈湫黝然神物呵護且能興雲雨利萬物有功於民甚大由唐迄宋事迹彰著窮氓巨筆招揭倍在迨至聖朝風雨時而民物阜若無資於塔者故未有信奉獎崇之如昔也延祐四年夏不幸數百里之旱郡侯牛公奉議乃進耆老而諭之曰古者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九以爲民也吾欲奉天子之命以牧爾民而旱勢若此將何所祈禱以甦吾

民乎袞咸拱手以對曰塔山之靈其應如響我侯誠能秉至誠而祈焉則豈惟吾民之幸亦可顯塔靈於父堙也於是齋沐虔誠同千戶張顯中翊命廣惠禪寺高僧智寧往同塔山能仁寺長老嗣經致禱于塔請神水于龍湫以回濃雲霽霽隨水而至甘霖沛然三日不止歲乃大熟明年又旱公乃偕達魯花赤愛也祖丁奉議同知蔣伯岳吾台徵事吏目趙傑再請於塔益虔響應愈疾枯苗渤興旱不為災宜民咸嘉郡侯精神能格于神郡侯又德浮屠之靈能甦于民輔治之道於佛氏之教信矣文學掾羅仲驥遂書以為塔山後記

重修州學記

文節

李琳

長沙人進士

至始初元冬武陵元侯貳牧常寧州明年政成乃計儲程工捐俸率倡紳佩載新櫺星門戟門兩廡先聖塑像暨侑坐十楹并

諸賢從祀奉定元年夏功畢偕郡士前威州保寧縣尹黃成德  
以耆宿協議請紀成于石馳書走長沙徵余記余慨然曰學校  
爲教聖朝於州郡牧守資之以承流宣化古循良可書者莫先  
於此侯之爲政經患益多棘惠益力悉願效分寸郡民富者咸  
相其志相率捐金攻石砌址宮墻之固自今以始悠遠可恃不  
啻壯於舊而已至若嚴律已協同寅抑豪傑均賦役買絲於他  
郡則不擾於鄉運糧於遙庾則不擾於民憫其困於勞不辭霜  
露之中以親撫字而使之安恤其艱於食不避風雨之苦以發  
義廩而使之活信有道矣是邦之士必有觀感作興如進士龔  
蓋鄉挹紫陽紳佩之清風者乎侯名先祖字起崇號南山自河  
南而家於鼎之桃源登延祐庚申甲科授承事郎同知常寧州  
事嘗剖股湯液救父於倉卒立愈以孝行稱足爲記



大成樂庭記

石克明

夫子以禮樂教化惠萬世國朝以王者禮樂奉通祀報本友始之義也常寧爲湖南列郡視學侯泮其所以稱明詔訪祀事不宜有關奉議大夫知州事余侯在泰定間爲通守以俸金倡多士置大成樂徵樂師招弟子員俾肄習之且買田百畝歲別籍所入以給其贍羞泮宮於是乎始有金石之奏又十年來典郡學校益修按視殿庭不足以周旋堂上之位無風雨之徭樂庭之建爰以義起衆用翕從不日成之扁以金聲玉振名實相稱於是廟學之制益弘降登之序有容春秋釋奠禮樂明備神人以和僉曰余侯之力也是不可無述以告來者走書衡山固以相屬克明不敏竊聞樂由陽求禮由陰作陰陽無獨運之理故禮樂有並行之實必有序而後和則禮先而樂後然內則言學

樂先乎禮魯論言立禮先乎樂其揆一也且古之知樂者莫如  
夫子擊磬於衛取瑟而辭孺悲由之瑟偃之絃歌或與或不與  
至於翁純繳繹之語不惟爲魯太師之助而摯干繚缺之徒以  
識樂之正而去就之不苟在齊聞韶爲忘味子貢氏集大成之  
論豈徒然哉今奏樂於孔庭可謂難矣器之必中度與音之無  
恣與吾不得而知也先聖先師其來格與則可必矣蓋著誠去  
僞達乎神明而樂云樂云鍾鼓云者吾有所受之矣然則作樂  
者與九執事者因形而下之器達形而上之道乃知禮樂之本  
內而不外可以脩身可以治人可以事神可以致用爲當世而  
必加勉焉斯不負朝廷建學立師守臣承流宣化之初意昔文  
翁治蜀首事興學王襄判州選諸生歌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以  
助風化漢史實書之徵諸前斯亦無忝侯字德彙號范山下野

人故禮部尚書謚明肅諱璉之冢嗣也其為政蓋有家法校官  
易均學職蕭輔劉恢實左右之而劉鑑陽明復符裕劉茂封景  
元李瑄邢又蘊蕭永昌請具樂克明既書其事且為詩以相工  
歌之闕其詞曰於搜元聖聲教攸宗備樂之祀肇茲辟雍辟雍  
湯湯維泮之則胡為在庭篋簋弗植我將我享聽於無聲人存  
政舉乃集大成於論鼓鍾鞀磬祝梧庭燎有輝工告樂具神之  
聽之降福簡穰登爾髦士利賓于王守臣非能君師之慶於斯  
萬年敷我文命

常寧州增置學田記

節文

鄭舉

本州學正

大湖之南為郡者九為州者三常寧與他州人材雖不異而學  
廩惟寡延祐二年冬奉議牛公良祐來守是邦視事之明日謁  
宣聖廟竣事登堂進諸生曰某也以主領為職以敦勸為務教

養之道或有闕焉其盡言無隱諸生咸以廩膳不給爲對公曰  
教而無養不可也苟無養矣教從何施於是議欲經理其舊而  
勸率其新歲適荐臻未克就緒延祐五年冬部使者憲僉巡屬  
郡至學勉勵首以肄業生負爲問公答以學廩不足達魚豢亦  
愛也祖丁奉議同辭以所議告使者極爲稱善於是命老員滿許  
載夏文彪劉天驥直學范汝楫以舊壞之湮沒者盡覈實之仍  
大會巨室州治明遠堂舉酒相屬勸衆乃大服曰敢辱郡侯之  
雅命遂各量力厚薄割田以獻或出楮以給直得若干畝及覈  
實所增亦得若干畝比舊歲三倍其二嗟乎宜之學廩本出茶  
未二州下而今且過之使宜之士有所養且有所教伊誰之力  
與同其事者同知史承務璋金忠翊習里吉思判官李將仕朝  
端何將仕元同吏目周祥至於指田姓氏頃畝詳書碑陰延祐

七年冬湖南憲副李公仲傑按臨是郡照見增置學田文牘  
賞不已命學再鄭東即為立石以紀美績至治改元年辛酉四  
月之吉鐫珉乃系之辭曰煌煌學宮光輝常寧山靈顯異極  
于高明士類濟濟田不足費非有養之教何以興偉哉牛侯靡  
不究心是苗是度稽勸維新我疇既加我庾亦盈來游來歌采  
藻乘片士曰休哉我侯之仁飲食數載孰敢不勤堂堂天朝得  
士如林窮養達施豈曰古人後有作者教實自今猗嗟我侯千  
載令名

州學儒籍記

黃常 臨川人

儒者之業所以講先聖之道明人倫之紀其於治國之體化民  
成俗非小補也故士居四民之首非有農工商賈之勞而其道  
甚尊聖元肇興世祖皇帝混一區宇崇儒重道為致治之本九

業儒之家悉蠲其役中統至元之治憲章具在元統二年三月德音飛下所以尊崇學校進賢待士之禮甚至仍俾業於儒者蠲其差役遵祖訓也州庠舊有儒籍歲久編簡蠹蝕莫得而考於是劾實其故家暨後進之俊秀者列其姓名一新其籍復鑄之堅珉爲不朽計碑成進多士而告之曰諸生蒙聖天子莫大之惠得自異於編氓復其身以及其家所以使之逸其惠以習其業也其將何以報耶其必曰頌其詩讀其書切磋琢磨明夫脩己治人之方以無負國家作養人才之意其亦庶乎其可也予既哀其姓名而刻諸石復爲之記俾來游來歌之士視此得以自警焉

卓爾亭記

陽明復州人授

古今學校興廢山川顯晦若有闕乎天運歟亦存乎人焉語昌

黎刺潮而潮人始知爲學之功朱紫陽守南康而白鹿洞竒觀  
得不湮沒天耶人耶斷可識矣常寧州學城南郊據一邦流峙  
形勝後山之麓岩石尤特偉杰爲明倫堂所背殆若無然天曆  
戊辰下剗余公泰通守是郡勉勵營建之餘幽討及此登臨頽  
仰於煙蘿古木中人如有得石如有遇公乃喟然嘆曰學宮真  
秀在是胡爲莫之或知也惜哉於是面石構亭艾薙掃除隱蔽  
爲之廓然以其欺岩壁立既堅且高扁曰卓爾不徒致佩於游  
息之樂且以起仰鑽瞻忽之心也秩滿去十年復以五馬來牧  
追訪舊蹟則亭荒欲廢幾莫辯其處日月幾何爲奮爲叢荆棘  
之區矣其哉接武之無人安得不慨然長吁矍然思有復興之  
耶遂乃捐俸鳩工爲土木資學廩亦無所與崇廣舊基壘石甃  
甃易亭爲六楹誅蕪翳出竒峭山椒石罅蔣以蘭芷竹樹野芳

林羽幽弄四時風日嘉致顧覽無既由人而有亭由亭而見岩  
學校山川今昔頓異况卓爾者又引而不發於岩亭之上夫道  
在天地之間無時無處不卓爾也卓焉與否見有不同耳昔之  
人羨墻而見堯立輿而見忠信篤敬由山川而見道体之不息  
由鳶魚而見道体之昭著卓爾難見也惟見此者能之今茲來  
游之上勿但卓爾亭其必卓爾心因見而見所不見瞻其高堅  
而思彌仰彌鑽博約功深希顏造孔忽然前後如有所立者恒悟  
心目間維石巖巖孰非斯道之妙其所得躍如也景物亭榭云  
乎哉落成之日僉請鐫珉記其事因思侯之嘉績百廢具興儒  
教則又有樂庭明倫堂建焉醫校則名醫塑像祭器新焉枌榆  
則聘師招徒而義訓焉社稷則壇壝而祀焉昭禁則鍾鼓立焉  
通車則輿梁成焉公廩則廠棟峙焉街道甃焉田野闢焉饑饉



賑爲是爲美政之大者他善未可殫也并書其槩以告來者庶  
幾嗣美而益興且顯無徒諉之後人侯名泰字德彙號龙山世  
封下剡郡侯禮部尚書謚明肅僉璉之家子也時至正元年歲  
在辛巳七月吉日也

高明亭記

節文

時定

大德辛丑春廉訪僉司闡石帖木兒按宜江喜帶水環其前屏  
山列其後盤石躡其下舊有亭高明顧前幕黃公成德曰新是  
亭者子與公遂捐金命工經之營之亭成繚之以垣墉而粉飾  
紆之以徑路而石甃護欄檻樹以梅竹嘉木鬱然而秀僉司嘉  
其志大書亭扁憲使踈齋盧公成其美親篆石額偉哉此舉君  
子謂憲臺不輕所許者有識見不負所委者有力量其斯亭之  
幸歟時定備員令椽一日同知史侯游觀斯亭士友咸請侯記

固辭顧謂余曰子其記之予當書之予辭弗獲因集士論述頌  
末而爲之記云特大德六年玄默攝提格李夏吉日謹記

二賢祠記

何元同州判

延祐戊午冬元同將來常寧至齋歐陽承事公玄言曰今天下  
書同文士孰非子朱子學讀語錄百家門人有龔蓋鄉字臺錫  
錄其甲寅所聞者常邑人也昔余過之聞無人矣是鄉先生而  
祠祀闕忽諸抑表揚儒先以風後學爲士者責也將責之他人  
乎元同再拜受教而行既至翌日恭詣先聖先師退升堂觀進  
士題名碑得龔先生名又得王先生名居仁者同時士僉曰是  
嘗執經南軒張子之門夫瀟湘洙泗樂育盛矣士彬彬弟子  
之列意遺言餘論未墜在人者必有可考也我乃徵圖經問百  
年彷彿記姓名能言其及門止孺子之墓且湮將樂之屋又焚

業已治之無人而聽金石之無聞矧善於私藏書乎復何敢言天之於斯文蓋矯然爲之俯首興嘆徬徨者二年自四書語錄外一字弗獲不但文獻之不足而已也他日與諸友議言論未可得祠祀其可緩學宮後並山多隙地築一室立主以少致高山景行之思柰何則謹曰盛典也乃得夢錫初見晦翁書維又思之襲先生問學四書可槩見王先生不獨無傳且未聞字將何以爲稱將何以取信如是者又明年辛酉爲至治改元秋八月行邑東境聞故貢士徐高龍家多故書訪之始得羅丞同祖辛未所刊二先生荅問舊邑庠本也王先生敬誠中仁四帖宣公手澤墨刻如新文公語錄一本則今四書中附錄是己自辛未遡乾道淳熙而上纔百有餘年彼所得止此絕學之不繼而知德之希如此哉觀羅氏敘說展而視之拳拳有待於後學凜

予何心曠世相感愧非其人然敢辭其青羊爰相陽岡命工度材爲堂三間立朱張二公肖像以王龔配表以石龔龔正言稱官王習隱以號舉本朱子註書類例也仍叙次羅氏荅問本增廣其舊爲書一卷題曰常寧二先生淵深錄皮板學宮雖存之毫芒而大畧具是矣堂以是歲九月經始迄壬戌閏月甲寅告成奠享禮其間敢告邑多士曰大道之行也道國元公濂溪先生起於東南一傳而爲河南程氏續孟氏之傳還鄒魯之舊曰知曰行本末兼舉一時坐春風立尺雪何莫而非体信達順之學其傳自龜山而豫章延平者爲朱氏自上蔡諸胡者爲張氏行道立教以會于成學六經功在萬世二公及門於文章性天道見見聞聞固將家傳而人誦之而今也所得亦止此於後世何是堂所以表前修欲不立不可也嗟夫士習不可不有以善

之也我聖元一六合養士以仁亦既有年先皇帝煥興文治舉德行表章四書經義主朱氏非其學者不在選此一轉後士知務實學爲飛魚躍之下又人文之一初何幸也是邑昔有其人來者固可期也諸君子修高斯堂之上亦思夫明天理正人心古之人雖窮居陋巷有以爲己任者達可行之以是而已夫吾道出於一聞而知之即見而知之者也見者不可見而布在方策猶可聞也或瞻德容是亦見也尚論前古自見求聞是所以覺後知欲不立不可也上焉正心之學之何先下焉善俗之德之何成講之有素推之無窮世道於儒者誠有所賴此堂之所以望也世道之福也而非徼也來者將有考於斯焉

本朝

重脩儒學記

陳祐山陰人本府知府

常寧縣在衡嶽山西南百餘里宋儒龔蓋鄉王居仁之鄉也龔  
爲朱晦菴門人王亦受學張南軒皆自鄉校起科第有名當時  
則常寧之學校不可與尋常等明矣學在縣城南門外建自宋  
元以來屢經兵燹國朝洪武乙卯縣丞金彥和嘗一重修歲  
久就敝成化辛丑羊城謝侯廷舉來知縣事謁廟視學觸目興  
懷謀自己出乃以月俸爲易酒穀聚四境之富而尚義者燕序  
公堂之後告之曰令之來所以爲民也民俗之厚本於庠序之  
教今學校頽敝一至此極教何由而施民俗何由而厚可不慎  
哉民感謝令之不夷其俗皆忻然各出所有爲修學之費餘則  
謝令自爲規畫令喜民之樂於趨義而知事之有成也遂諏日  
興工廟自殿廡門庫則修葺之學自堂齋庖廩則撤而新之諸  
生藏修習射之所昔所未有則增創之於是學制大備蓋經始

於成化壬寅十月至次年四月訖工九七閱月也教諭戴禧訓  
導陳繹簡珂相與謀曰茲廟學頽敝久矣而一旦大備於一人  
之手聚集於杯酒之間謝侯之功何其偉哉不記以垂悠久後  
何所勸乃撰書幣遣生負陳瀾鄧時湧周鏞輩請文於按察憲  
副吾邑薛公公適以憂去至是請於予予嘗讀薛公為謝令作  
重修武昌縣記拳拳以古人之學期武昌學者而又反覆以水  
為前而願學者為長江大河不為坎止其意深矣今常寧與武  
昌學者皆楚材也兩學提調皆謝令也則予之記常寧縣學其  
有異夫薛公之記武昌學哉夫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考  
諸虞夏商可見矣後世附廟於學豈有他哉蓋以聖人人倫之  
至使凡學者得於瞻仰之頃起其尊作其志氣端其趨向一  
志於聖賢之學也今謝令留心於廟學如此豈徒使來游者弄

筆墨徼利達而已亦將以聖賢之學期之也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難知難行之事也孝弟忠信以養其心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誦詩讀書以窮其理而親師取友如王襲之於朱張以爲之則而已夫此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在反是心以求之耳然不勉焉可乎譬如爲山方覆一簣於平地而進進不已則可以埒衡嶽其次用力不齊則大可以爲嶺爲崗小或可爲丘爲陵不然則封垤而已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至於山惡其畫也畫斯已矣爾邦人士子可不勉焉以副賢令尹賢父兄之所望哉武昌多湖故薛公記學取喻於水常寧多山故予爲學記取喻於山皆即其所常見者庶幾見於觀感興起亦皆謝令興學之意也凡助成於學皆義士也請於碑陰以紀其姓名云時成化丁未歲春三月望日也



魁星亭記 節文

李穰

常寧儒學舊有魁星亭在講堂後山上建自宋開禧三年也始邵武之泰寧學有此亭楊誠齋先生實爲之記極言其山川人物之盛傳至常寧常寧之士得而讀之慨然有思齊之志此亭之所以作也亭之中榜曰魁星邑人縣丞黃庚記之好事者又取魁字之義肖魁踢斗刻于碑陰歲久亭廢碑亦湮沒無聞至本朝景泰初訓導張懋暇日山行偶得碑土中反覆滌洗於是黃丞之記魁星之像宛然可見而後知學之故有魁星亭也遂尋故址作亭樹碑未久復廢惟碑巋然靈光又三十餘年郡守汝南何公廷瑞行屬至縣謁廟學得讀是碑方將圖之會南海謝侯廷舉來知縣事詣府受約束既又以是亭之廢致拳拳意侯感公之言盡已之責而亭賴以有成工善材良加于舊規既

堅既固可久無壞以成化乙巳六月畢工侯之作新學校與凡政績之美效可畧焉是為記時成化丙午春三月望前

祭魁星文

蕭仕安泰和人本

粵惟魁星實居斗旁照燭下土啓迪賢良撥魁發解是主是張  
茲歲甲子閱士科場常士濟濟較藝楚邦頌爾有靈福我無疆  
思起行翼筆勢洋洋氣吞董賈步邁班楊文不加點中必疊雙  
玉輝於山錐銳于囊鵬搏大海鳳鳴高崗一邑瞻仰盛世禎祥  
昌我文運彰爾休光菲儀申奠尚與歆嘗

重建廉政橋記

節文

焦芳

南陽人桂陽同知陞四川副使

廉政橋在城西門外初始宋淳祐甲辰蓋架木為之未久輒敗至  
元皇慶甲寅達魯花赤金剛奴敦武來守是邦乃以石為址以  
木為梁而屋其上以居高旅有悠久之圖當時部使者崔公

其來有守有爲此廉政之所以名也由皇慶歷 國朝至今百  
八十有餘年中更興廢屢矣成化乙巳春洪水衝決壞甚不可  
修補時鎮守常寧千戶所事方公政以德縣令羊城謝公廷舉  
國賓有志興復而病於歲歉民貧於是各爲方略勸借於尚義  
罰贖於有罪節縮於浮泛所十六縣十四也遂召匠受直伐石  
興工錢不吝賞人樂爲用自乙巳之八月至丙午歲二月橋成  
橋之制以石爲墩七醜水爲道六六空皆易石爲梁更仍舊闊  
比舊減五之一高加舊五尺馬石堅工巧求保無壞以德狀屬  
予記予惟天下之事未有不成功於公而敗於私而公惟廉者能  
之彼貪人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已成猶敗之況能成其未成者  
哉今茲橋之成幾千金之費非廉而有爲者能之乎好義者軍  
民客商相半必欲詳書其鄉貫姓名是宜勒之碑

洪寧橋記 節文

李穆

洪寧橋在常寧縣之北僅二十里俗訛呼爲紅泥橋其水自縣西黃泥塘發源逕此合宜江以達於湘其道北通衡郡南抵桂陽而九京師兩廣公私往來之人取捷徑於此蓋衝要路也舊架木爲橋以通行者遇春夏兩驟水泛輒爲漂去過者病焉弘治庚戌七月許侯昇字孔陽來知縣事往洪寧時水衝橋敗漫無踪跡波濤渺茫不辯東西徒步者杖而後移負戴者多至傾跌侯惻然久之既視象遂一意樽節浮泛於三月乃發所積并捐已俸募匠役伐石於山運石至洪寧度地興事而守鎮是邑千戶方君政亦捨已貲是以所縣僚屬軍民商賈之仗義者悉皆感德興起各以錢穀助之踰月而橋成一洪二墩俱甃以石寸木不用高一十五尺闊一十二尺長比高之數倍堅緻罕實

行者稱便厥功告成義官彭玄具其事始末請記於予將刻之  
橋側

常寧中千戶所公署記

節文

李穆

常寧千戶所實衡州衛之中所洪武二十八年調守常寧地方  
蓋在尚寇奉虎晚夏奇種類既滅之後也當時公署皆副千戶  
鄧侯旺所創百餘年來日就頽壞成化末掌所事方侯政乃圖  
撤而新之時同寅呂侯宣白侯圭鄧侯勳議以克合於是樽節  
規運積久而後發先作廳事五間次穿堂一間穿堂之後爲後  
堂如廳之數旗壽縣廟在後堂之北其前則增創櫺星門一座以  
蔽內外櫺星之前左爲兵祭二器庫右爲宰牲之房庫與房昔  
所未有而今有之補其闕也兵器之庫獨包以磚石重所藏也  
廳事前東西廂房爲間各七而儀門七間橫截之儀門前左右

榜房咸廂房之數十之二榜房之南則前門三間而臨街焉街  
所達東西前後皆平治而甃砌之煥乎一新蓋自成化乙巳冬  
至明年丙午春始終六閱月也庠生鄧時勇故侯旺之曾孫也  
美方侯之功具事本末過予請曰吾中所自有方侯以來三四  
年間百廢具舉軍政爲之一清匪直公署重脩而已凡內而城  
池四門較場營房預備倉廩外而黃茅杉樹兩堡廳堂門廡墻  
垣及各處橋梁之屬素無者添設之壞不堪者再新之欹側穿  
漏者重葺之陵夷者崇高之淤塞者疏濬之剝落斷缺者補綴  
而脩飭之其有功於公家蓋不可枚舉而此特其大者耳今琢  
石請記其事以垂不朽呂白鄧列侯又相與以有成也是爲記

安仁縣

宋

重建儒學記

樂章

提點  
刑獄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徧于天下然郡爲之易邑爲之難蓋守  
 之治千里也師儒有專職餼廩有攸司冠屨雲從簡編日習故  
 施教也易成若令一邑則衆僚之責獨任於身始爲室廬必自  
 爲之經營給以炊庖必躬爲之出納曉以義理必親爲之講說  
 且青衿易於挑闈而難於糾合故爲令者必器能疏通精粗兼  
 備而有文以行之者始能稱朝廷教養之意今安仁縣令王均  
 槐者廼所謂器能疏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也安仁在衡  
 爲支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空邇僻居時有強梗弗率以病  
 吾教者嘉定己巳歲邑爲寇所殘未再葺而王均至干戈甫息

學校久廢均乃喟然歎曰義理不講綱常遂墜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之所當先也是惡可一日緩哉顧視學舍不宜介於道宮神祠之間改爲邑治之東舊倉左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葺焉外設櫺星中陳戟戶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沉沉奠獻有所職掌有位惟齋舍未全而均以薦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庶已成者無曠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得以優游飽飫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爲本以禮義廉耻爲維平居有安分循禮之風臨難奮殉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爲虛器矣均以圖來謁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績之難抑示邑士知所嚮云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

朔日記



進士題名記

陳文龍

文龍少時聞相中山水之美知有魁奇俊傑者生其間而恨未  
涉足也來膠庠與安仁李均子淵游則爲予言其邑廣袤百餘  
里而山水甲衡湘鳳岡東來騰臺飛舞若干仞之鳳翼然而儀  
熊峽南起翠嶺偉岸若當道之熊翼然而踞江行其中左右紫  
帶匯湘流而東之疑望邑境萬山如立玉以是名勝往往出焉  
予聞益歎歎不能已今皇帝龍飛衡衛擢第者六而安仁居四地  
靈人傑噫信不誣一日李均偕陳均一之季文謁曰它進士例  
有石刻傳不朽吾邦策名多矣而鏡石則昉我輩辱同年生敢  
以記請予惟二均俱佳士因均可以信其鄉山水之勝因山水  
之勝可以知其間名人勝士將有趾美千弗而不一書者故誠  
願附名雖然我朝進士多爲名臣聞喜賜詩所謂久遠功名者

蓋將舉天下國家之責寄焉非直以科目榮其鄉也文龍願與  
二均勉之且因以勉來者皆曰敢不惟子之教以對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是爲記咸淳四年八月初吉

鄉貢題名記

林珩

衡之安仁劉均夢應於余爲膠庠同舍且同登辛丑進士科淳  
祐戊申自京都調官歸時珩分教石鼓因復會晤一日攜所謂進  
士題名者相示枚而舉之則皆邑里之後秀也安仁占衡嶽上  
游溪清峽秀故鄉書校選魁磊相望甲於衡之諸邑獨見其標  
注於秦君噩之下則曰講明理學等爲南澗先生曩嘗見秦均  
蘭省之文滔滔瀾湧條對暢達登名龜列意期以科目榮當世  
者然鄉評之所推乃以講明理學爲重斯邑學者其知所趨向  
也哉余因記呂紫微先生本中送先秘書拙齋赴舉詩末數句

云今年赴行朝學而優則仕窮通決有命所願求諸已聖賢有  
明訓不但拾青紫丈夫出仕君邪正從此始此詩墨蹟猶存敬  
書以爲劉均言溥祐戊申歲秋七月記

劉計院臺應明善錄前序

皮龍榮

宇宙間可貴可師而不可廢滅者至善耳卓哉古人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夫取諸人以為善必聞  
見若此乃可否則未知所擇惡乎取是以君子明之爲難鴈峰  
劉君定卿擢科歷仕亦既有年於學也若不足此固有人過人  
者予方野飯永日忽袖出所編明善集見過徐觀其區別審察  
其好尚前言往行擇焉而精切實靡遺於日用推行可植爲世  
教廼拊卷歎曰是果有志於爲善而能明之者其能擇而取之  
也固宜反復其編且挈宰相臺諫事爲一門不曰宰相臺諫之

達可以兼善天下乎語云君子不器謂其可卷可舒可小可大也抑有味乎前脩之詩曰須臾慰蒲三農聖却歛神功寂侶無正使道行而相言行而諫不過以此善善斯世耳夫豈有所爲而爲之夫學焉者之於善猶射焉者之於的明善云者必先真知其的之所在始可隨手命中輒不自揆相與言之且知定學今日所以類而別之者即異時真積力久一以貫之者也宋第三百禋清明日記

元

清溪書院記

陳元明

清溪書院邑庠之故基也能峽躡其前鳳岡翼其後安仁山水之勝扶輿清淑之所萃也衡邦文物之盛以清溪爲首稱是以地隘更學宮于邑之東南而故址復建書院蓋以宋相周益公

讀書于此先賢過化之地也公諱必大字子充家吉州因與邑  
令親遂學焉以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一十七年中宏詞孝  
宗朝人相善類多引進紫陽朱夫子以淳熙戊申被召實公作  
相時也夫以公之賢明位正宰席進書中益退省闕遠爲宋名  
相舊隱書院所當建也雖然初立於前者固將垂裕於無窮而  
繼志於後者不能無待於賢邑宰也星移物換風雨震陵土流  
而石以傾水漬而木以腐邑大夫垂念者蓋鮮至正壬午雪巖  
王侯下車之初訪謁書院嘆其傾圮即命脩葺不日落成講堂  
兩廊以地窄而逼侯捐已俸易廟地以益之兩廡始寬復以書  
院廩給一十八石命教官吳本誠禮學師集生徒俾禮義之化  
行而人人爲士君子之歸侯之作邑可謂知本矣書院舊以兩  
橋蔽其前後撤之而置浮梁於下流於是熊峽諸峰湧翠躍若

曬袍一洲隱白圍青山川之奇秀畢見於前矣後之賢邑宰相  
繼而模之則書院之不朽殆將與熊峽鳳岡相為無窮也

本朝

忠臣祠記

朱廉

秀水人縣學訓導

宋德祐丙子三宮北遷李芾授安撫使知潭州陳億孫授參議  
為幕僚元兵圍潭芾守城歷九月城將陷死之而億孫陳公同  
死節焉公安仁人咸淳四年登陳文龍榜第三甲第二名進士  
惜乎秉史筆者書芾而畧公不能無憾於千載之下自宋末迄  
我 聖朝泯然蔑聞者二百餘年成化乙巳提學憲副山陰  
公綱按臨考古姑為立祠於戟門之右手書牌位以表白其忠  
但祠仍舊貫狹隘曠敝屬者同府吉水鄧公准行邑見而憮焉  
乃發贖米謀撤而新之吾邑今新安賀侯俊曰是某之責也

任其事於是汨判簿古渝劉君經協心規畫相學西隙地爲間  
焉三中塑以像輪奐之美軼于舊觀既畢事治吉祭告以安厥  
靈謂余職教在所當記夫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彼畏死而貪  
生者一罹多難能不忘君事仇者鮮矣孰知死重於生禮重於  
食出於人心善惡之真哉惟公持大節仗大義以全殺身成仁  
之美而使忠節之氣凜然與秋霜烈日爭光視唐常山之顏表  
睢陽之巡遠異世同心匹休無間其扶人道之倫也大矣呂東  
萊云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此勇者義也若公者其所謂  
勇且義歟司馬公曰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讓舍死可以全其  
道若公者可謂全其道非耶今侯篩嚴廟貌作祠泮宮俾承學  
之士朝夕瞻敬有所興起其所以表著前烈而激勵後士之功  
豈淺鮮哉余義不容辭謹述之以勒諸石弘治壬子九月吉日

記

周文忠公祠記

沈鍾

予友衡郡貳守吉水鄧君安濟閑抵予書曰宋周文忠公必大嘗讀書安仁今其都名益相以文忠爲相封益國也其山名周家山以公嘗遊其山也舊有書院在清溪之上名曰清溪書院志具可考今則廢爲倉場過者悼屈乃弘治乙卯五月清戎御史鄭公謁文廟畢顧戟門右有陳忠節祠念爲淮所建淮因以文忠無祠爲言公曰戟門左尚有餘地宜祠之而文廟前兩祠夾峙如翼不亦麗哉用是遂於淮委其費則皆出公一時規畫無絲粟科擾於民民亦若罔聞知者祠既成敢請君一言勒之石于以見文忠之所以宜祠及公之所以風勵後學之意按史文忠廬陵人紹興中第進士高宗讀其策白堂制



手也在翰苑幾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權  
給舍繳駁不避權倖孝宗稱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  
索講和時舊禮文忠爲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爲之屈兩以  
劾龍大淵坐斥溲泚時起爲相時晦庵朱子倡明道學王淮鄭  
丙陳賈排沮甚力文忠迄爲論薦光宗朝拜少保益國公逮至  
寧宗韓侂胄用事力攻晦庵爲僞學和者施康年林宋劾文忠  
至以首倡僞徒私植黨與爲言及侂胄僨言者以故大臣獨文  
忠可用未幾卒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詔題其墓碑曰忠  
文者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  
其平生梗槩蓋如此竊惟國家有正人君子猶人有元氣也  
人不可一日無元氣國家不可一日無正人君子文忠在宋  
以文名然文人寡行而能正焉者幾希文忠歷事四朝始終行

一軌諸正其他姑置弗論乃若晦庵朱子生於其時道學一脉  
寔孔子孟周程之傳夫何小人一切排沮指以爲僞辟則喪心病  
狂者唾天詬日莫自省其非也彼視文忠論薦揚天日之蒙翳  
者雖一時未即勝排沮者之口其邪與正相去矣趨霄壤也哉  
且文忠既嘗寄跡于斯則祠于斯也固宜而今而後有司歲時  
率諸生展拜祠下高山仰止之懷自有不可遏者然則清戎公  
風勵後學之意不亦永有聞哉而貳守相成之功固不可誣也  
予乃違春秋常事不書之例而以茲事爲不常也故書弘治八  
年歲在乙卯秋八月吉

郵縣

元

修儒學記

胡雲龍

僕來衡之四月郵學稼諱公備自縣貽書曰郵學與縣並立初  
 在縣治之西至元丙戌邑士尹起莘領學事乃誌縣尹陳君發  
 改卜東之大德三年敦武校尉李公侃來尹是邑視學殿隘弗  
 稱記旨俾縣教李彥印鼎新兩廡撤明倫堂更諸爽壇會公憲  
 咨矢帖木兒副使陸公屋先後接臨以禮殿狹小非制命公舍  
 其舊而新是圖公委諸縣教羅仲驥經始大德四年臘月粵明  
 年公滿解去大德六年二月初吉繇新例捧宣檄詣學顧先聖  
 先師未獲妥靈而學廩空乏將何攸濟復以謀之公相與應所  
 需以速其成其年八月壬戌朔奉行舍菜禮簿尉塔塔兒解言

於衆曰殿廡成矣而戟門圯陋匪一新之曷蕭觀瞻與備各捐  
 清俸以倡士咸翁從是歲十一月憲僉李公棟攬轡蒞止適有  
 獻回紇買銅之資以助九工役多出有司達魯花赤伯顏令李  
 公達典史劉景隆張啓宗猶既厥心願識其事以昭不朽僕惟  
 鄙與承陽以縣隸長沙自漢然矣吳分鄠承陽置臨烝縣晉復  
 省鄠入臨烝衡初為湘東郡至唐定為衡陽郡皆其境也宋衡  
 之縣五嘉定辛未安撫曹公彥約平寇黑風相茶陵南連柳吉  
 割三鄉縣之曰衡陽自唐虞見禹貢李唐中葉湖南支郡皆  
 統于衡今潭攸山皆故屬邑聖朝威德遐暢荆揚百域望風  
 欵服衡與潭俱列上路繼升衡三縣茶常未為州直隸宣司衡  
 割裂之餘比舊去半即遠在萬山底猶存漢初號以縣附衡使  
 後人知衡郡之為古其為衡重夫豈小乎古者學校井田並行

教不可偏舉也漢都洛雍蜀河天交趾之區僻且遠之  
任延錫光興學教之化同中州雖湖外底邑值賢  
不鄙兩民賢教官克盡爾職庠序之教日明杜若講道德性  
之說少者習孝弟忠信之言詩禮以薰其心冠佩以柔其體素  
考戶書以精其業絃歌不異於武城鳴琴未讓於魚父一勝港  
泗漑瀝瀟湘其為衡重豈于其名乎固存其實也衡春秋楚地  
春秋楚材為多其用於晉猶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矧固聖朝善  
我樂尚重三十年濟濟多士未減如雲之盛學以為己非以為  
人然脩其天爵則人爵從之晉世祖平吳也尚取鄴淥薦于大  
廟聖朝立賢無方文武並用焉不以鄴淥之薦收召楚材弓矢  
束帛光賁古鄴第少需耳先二月譚君甫集其性靜吟來兒僕  
已器之湘中琳琅顧鄴士未之識如所列譚景申諸友先後奔

走以相厥成是可嘉也已蓋以名附見焉大德七年六月丁亥朔粵四日庚寅記

本朝

御製祭炎帝陵祝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三日丙午

皇帝御名謹遣翰林國史編脩官臣雷遂敢昭告于

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後世為民于草野之間當有元矢馭天

下紛紜乃乘群雄大亂之秋集眾用武荷 皇天后土眷佑遂

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生上古繼天立

極作柔民主 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 君陵

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素稟

之愚時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 神聖萬世所法特遣製祀備

陵 聖靈不昧尚期鑒納尚饗

炎帝陵記

曾鶴齡 廬陵人 撰

神農氏教民耕作稼穡蜡祭醫藥交易之傳開萬世衣食相生  
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即位者則告焉不  
忘本也今年春上即位實遣臣鶴齡齋香幣祝文儀物求其陵  
以行祭告之禮而陵在衡之酃邑酃深僻若撩洞然故自衡合  
舟陸行越峻阪涉深塹五宿始至至之後又二宿始將事事皆  
如儀奠獻有圖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又  
不敢忽慢遂躡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而直立  
或指以為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可百圍高  
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為前古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  
壇下有埤皆舊有之而新又更置之或能言更置之由未詳也

至問陵之所以始作者吃莫能對退坐公館取郡誌閱之亦落  
莫不載以問郵學諸生有踏而前者對曰聞長老云宋太祖爲  
天子求古帝王之應祀者獨借炎帝神農氏之神不可得一夕  
夢神人首頂一笠手持二火訴不血食覺而問郡臣皆曰非  
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弗得將  
還京至安濟橋之陽遇一老人引而指示曰是即炎陵也經世  
變而之祀矣言訖老人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故典  
噫斯亦近於惑也雖然高宗高得傳說遂舉爲良弼孔子夢見  
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惑者精  
神之所感也不可以弗信使 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  
今苟因其故也其誠意以格之焉有不獲者耶予故存其說  
以告後之來祀者祀之蓋吾誠焉耳矣陵之是否能更審訪



可也雖置勿辯亦可也

通志卷之二十一



通  
天  
之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00

桂陽州

宋

新建儒學記

胡寅

紹興十二年五月制詔郡邑崇復庠序知桂陽監左朝請大夫無愾張侯脩以書抵予曰脩不敏守最爾國而黷宇一新亦爲德意所覃與廢舉墜不可無述敢請書之寅曰鋪張彌文爲太平盛觀乃嗣世大典非一邦專美後世尚論且將以其時考之尚當率爾而形容也若夫教與學之多術志士固思其上者試爲肯綮誦之蓋三代之人材自幼童而教養加焉皆輔成德行之具薰陶漸漬歷數十年德立行脩可以仕矣然後在上者舉而用之士未嘗有求也世遠道喪科舉之法設父詔其子兄詔其弟鼓篋摳衣登門投牒而覓舉於是洙泗之風掃地盡矣

方其讀聖人書頗知編綴附會以待場屋之間惟不中程式是  
慮有司問之又豈皆道德之意仁義之說養心脩身之要治國  
平天下之務徃徃蔽正而徇已導諛而誨諂行之寢久皆曰取  
士如是足矣大學湮微炎火消膏利欲肆行洪波稽天間有資  
稟開明厭此紛糾望道而不見則又輕忽經訓淺薄周孔溺于  
詖淫邪遁泯然無覺寄名清高實有人具覬其趨愈下所以然者  
忘義趨利之習也義者天理之公也莖亥聖賢之教也利者人  
欲之私也小人蠻貊之喻也學而不本於善惟利是圖患可勝  
言乎未得之惟恐不得也既得之惟恐不多也既多矣惟恐不  
久也相貴以等不尤則悲相競以貨不積則憂必倣此而由行  
據此以相接是謂失其本心亦何徃而不失耶故善學者擇義  
而已矣今夫慈孝忠順交際辭受語默動止出處久速各有不

易之理處之當夫理是義也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者有欲  
蔽之而今而後二三子窮理期於精由義期於熟也惑然後  
智益明必也不離然後仁益敦以古之制曰居而不為在彼者  
是則鄒魯之所以貽後人天子之所以望多士科第云乎哉青  
紫云乎哉

### 圖經序

李宗諤翰林學士

郴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戰國時屬楚秦置長沙郡項羽徙義  
帝於此漢高祖二年分長沙南境置桂陽郡領縣十一郴臨武  
便南平耒陽桂陽陽山曲江含滙泊陰山戶二萬八千一百  
一十九口一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後漢因之晉領縣六郴  
耒陽便臨武書寧南平戶一萬二千宋領縣六郴耒陽南平臨  
武汝城晉寧戶二千二百一十九口二萬二千一百九十二齊

領縣五柳臨武南平耒陽汝城高帝封子鑠 帝封子實為  
桂陽王梁武帝封弟暢為桂陽王皆此地陳以其地為桂陽盧  
陽二郡置郴州大業初復至桂陽郡領縣三郡盧陽臨武戶四  
千六百六十六唐大德四年置郴州領郴盧陽義章臨武平  
陽晉興六縣七年廢義章平陽八年復置義章平陽省晉興  
縣正觀元年屬江南道景雲二年隸潭州都督尋罷之開元一  
十二年又分隸江南西道採訪使天寶元年改為桂都元元  
年復為柳州領縣八柳義章武章平陽資興高亭臨武藍山  
戶三萬一千三百晉天福初改敦州四年廢臨武縣漢初復為  
郴州皇朝景德元年以藍山屬桂陽監今領縣四屬荆湖南路

永寧寺輪藏記

胡寅

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為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

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五百餘歲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遠之則夷狄禽獸焉未嘗不寧學者收藏夸炫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蓋入生所共由自不可離故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設滿邪道之辭退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辭之多故也人鮮能究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識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錄雜出於僧人所爲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二千餘卷焉僧人於是中所有常誦味拳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弗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歟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深淺則所言有當

通志卷之三  
否若舉以爲是不亦枉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  
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鼻口之用喜怒哀樂之  
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  
惟以食狼虎飽鴟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  
往人與狗彘牛羊相爲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  
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圍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  
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謂羽毛介鱗皆前  
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較蝼螳與佛不殊亦歆化之使登  
正覺也其於東昇天命則以爲愛歆所鍾因而滋續無足貴者  
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怨憎讎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他  
人爲慈孝傳繼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  
皆法傷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諸夢寐幻



龍池影電露舉非堅久負實不必爲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  
叙其種類知其嗜欲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  
不自以爲恠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  
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爲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  
法卷卷有光明發見處處有神物護持無可置說於是哀人之  
財提袞之力印以紙墨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  
金文珠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希然後爲快獨疑而闢之者乃  
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傳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爲釋子怒罵  
而未已也夫旣以空虛寂滅爲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  
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尤將掃除殄絕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  
象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  
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燁然鬱相

望也鳥在其爲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世之萬有鳥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丘慈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苦歷年而後克成未求爲之迹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異同且箴夫弃有趨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辨哉蓋亦不得已也

### 三懷序

曹輔廷平人

昔孟軻論友自一鄉推之及於天下以爲未足又求古人於詩書千載之間非貴聞而賤見也以志不宏則業不大習不博則智不同吾之所以對時應變者得無術窮而力屈耶故詩三百六篇大抵皆詩人思古之所作非侈其說也其切切於古人如梁肉布帛吾將飲食之衣被之不朝夕忘也柳江古桂陽郡在昔政備愷悌有衛風茨沔許刊皆東漢人也班固傳記詩是三

賢者脩庠序之教制婚姻喪紀之禮教民種殖桑麻及事蚕織  
屨之屬出入鄧陌間父之師之拊摩勵翼式穀與之如斯而已  
矣不求赫赫之功名爲駭心動目詭異之觀茲其所以爲循吏  
與三賢去世千餘歲矣能感慨興念而時見於施設者有今郡  
守廬江元公篤學君子也周旋曲折以至顛沛造次未嘗不師  
古人郡守有與名曰自公公平昔以三賢屬念因易爲三懷而  
揭其額平旦正冠歛襟而坐是數君子已參於前臨事如與之  
共評引酒如與之對酌其或扼於勢制於法少不得肆則嗟嘆  
愴悼繫節而歌曰山川存兮城郭留淳澆變兮歲月適我思古  
人兮俾無詆又歌口鱗披披兮萬齒列兩瀑瀑兮長渠決稻刈  
雲兮繭綠雪世求賴兮惟往哲我不見兮心宛結公之懷古之  
三賢矣哉於是書三人傳於堂之兩壁時宣和六年二月旦日

本朝

鼎新興造記

丘濬 瓊山大學士

廣右峒氓肆毒嶺海之間既而侵軼湖湘之境乃天順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寇桂陽州乘夜入其城九公宇學校火之無孑遺者既去官吏無所棲止處草以蒞事久之同知州事南陵管候溥始來署州事圖所以起其廢補其缺復其舊者州之父老咸曰吾州自昔為大郡倚為邑曰平陽當是時戶口甚夥公私俱足自罷郡即邑治以為州之後民日凋耗至是蓋三罹回祿矣意者今日之變天將復吾州往昔之盛乎盍請諸朝還州治於舊郡之址侯曰吾志也適知州事姚江宋侯某來視篆畢即以語之議克以合侯乃具實聞諸朝事下有司從其請未幾宋侯致其事而去而新安洪侯寬來代之乃續成其緒隨所緩急

而次第成焉判官雷君慶吏目邢君表實協相之而始終經營者官族也州治自廳事以至吏舍爲屋計其楹總若干儒學自大成殿以至堂齋爲屋計其楹總若干藩臬分司以及倉庫之類申明旌善諸亭城隍祠宇靡不經理始自歲丁亥五月卒是歲十月初三日爲日未久用工悉備凡昔灰燼瓦礫之場一旦煒煌壯麗視於昔而有加焉嗚呼何速且易如此哉夫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因循而成於激發非但興造一事然也桂陽自降郡爲州凡幾年于茲矣今治之不如舊治衆莫不知之矣然而以因循至於歷世之久莫有興舉之者一旦因兵火之餘乃獲以復其舊貫而又推其餘力以及夫學校公宇之類廢者以舉缺者以完豈非出於激發而然耶噫由湖湘而南循嶺海之西東曩以因循而致寇盜之延城邑蕩爲丘墟也多矣今亦有能

感於心起以任興復之責如此諸君者乎事不同而理同此予  
因王生瓚爲管侯請記而并書以示桂陽之人且俾後之來者  
有所激發焉成化五年龍集己丑三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瓊  
山丘濬撰

公辭記

敖毓元

新喻人  
知州

廢興人乎其亦有非人者乎其亦有介乎人與非人之間而運  
乎人與非人者乎今 皇上紀元戊申與天下咸維新予獲脫  
罪臨西移守桂陽越明年己酉秋抵任見州廨悉就圯惟東西  
衙僅稱餘則竹編茅葺詢之變白曰祿草創迄今予因嘆曰守  
之責乎圖一新之象以年儉用嗇艱厥事時適有不容新創寺  
觀例予奉毀之寺凡十觀凡七又州適有淫祠惑衆控予大毀  
之座凡八百五十七除腐者陳者遠者鬻僧近者取材籌足償

近袁衆議諏日鳩工令一下任者輓者經者營者

工者咸爭趨如家事州正廳儀門貫仍舊加飾而已

內寢外堂整厥新也從舍橫廳易厥朽也吏舍則併諸東

次兩列間計三十有五六房則益以承發架閣鋪長等房

欄護傍啓四門以慎私人之出入儀門左廳清軍右廳部

門墻以磚事土地堂則遷於南墻之東偏以清穆乎神之棲

譙縫六間五簷三棟高三丈有六尺張榜房翼聯絡各七間

州治前南則質徹軍人之逼居大開中街通抵城南門街首陰

陽醫二局旌善申明二亭鴈次對峙末則夾以里居地儉又居

之於城北內里各一居居各三間間凡有百四十七外城預

倉則進附于城內曹裕倉南恐資寇也外又每里之聚各一倉

儲以便周急總諸內外倉凡五十有一按察分司內寢三間過

亭六柱前庭四楹東西皂隸厨浴各一房其中廳則去腐增鮮  
者城中外官亭凡五舍又渡十八灘各二宵沿涯祠改室者四  
路鋪飾計二十有五橋梁計十有一均閘該里分衛者通前營造  
始事於弘治己酉秋八月竣事於次年庚戌春三月夫以合州土  
木之曠功甫及半期而畢新何成功之易易耶蓋人心儻於積  
年之久廢而快於一旦之便興且費又稍置自官府民弗傷故  
子來者自亟也然不無數存者昉予圖開州南街面而疑者半  
背而沮者半予徧歷諭至生員李氏子寓舍前指顧衆曰街心  
在斯乎少頃舍遂徐徐向予而仆衆愕異疑沮者遂內拱是果  
人乎非人乎雖然數可沈耶桂陽昔多虎與鴉鴉多恠虎善  
人比予忝知是州凡諸舉措旣營繕不虞人皆應且和鴉  
能反前爲鵲則巢於鼓譙櫺日與工匠狎習如家舍



感雖未可語其亦入和之致歟物和人人和何居和州事者  
蒙無識朴無爲意有不倚數而數不恃人而人者樞運其間以  
孚以契以爲之由然者乎抑亦其或然者乎州賢者昭紳以不  
可無記傳子遂具其始末爰命匠石破雲根而勒諸

重脩州學記

王一寧 右侍郎

州之學其址固隘其殿堂齋廡亦卑陋其歷歲既久其棟宇日  
頽敝撤而新之斥而廣之州之人仰於守也久矣財用既不可  
取於公私力役必勞於下民地據於隣之豪右三者皆難治者  
之所難故往往因循弗就吳淵以命來守是州下車謁先師升  
講堂率師生行事廳事既無以周旋容衆上兩旁風又不可羅  
凡席事文藝乃曰是役至大非有聞于 上不可既得所請始  
詢于衆而僚屬相其謀士人協其役民樂趨其事遂大發民取

財于山陶甃于冶買地於其隣闢而廣之繚以周垣前爲大成  
殿爲重門後爲明堂兩廡兩齋庖厨庫文房旁列兩叙塑先聖  
及諸賢像皆如其制地作而規模益大像嚴而廟貌益肅丹碧  
煥發逾三年乃就其始末致書東京師徵言記之夫孔子之  
道若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是也爲儒者明之以爲教長民者  
操梓之以爲政皆不能外此然世之郡縣吏以簿書期會爲事  
平役徵賦爲能其於所謂細常者曰師儒既或治之我則不暇  
是豈可以言政哉吳守爲郡首倡是役可謂得爲政之本矣其  
以孔子之道匡直其民不亦深且遠乎文翁興學而蜀人化之  
漢史稱爲循吏烏知桂陽之民化之者其不有同於蜀之人耶  
否則不信矣是役也發民凡若干人爲屋若干間爲楹若干有  
奇始以正統戊辰九月訖以崇泰辛未十二月

新建儒學記

蔡悅陳吳人府通判

桂陽未為州為監為府時其學俱在城東宋紹興間嘗一徙於城南不二十餘年燬於邪寇旋復故地興廢雖屢地則弗更弘治六年夏僉憲仙居王公純督學政謁廟之餘觀學規制迫狹徘徊者有時弋陽姜居維由御史調為州判官謀相地徙學仍於城南寓目焉初州為府所屬平陽縣茲地乃其舊學遺址後州同知陽君懷震遂即其地建號房并射圃預備倉於其上姜君既營度其地僉憲昆陵吳公淑適按茲道又區畫白金數百售西規軍民宅以完邊幅先是姜申文當道庸庫白金三十除鎰散里胥市良材是年十二月十有九日始立明倫堂四柱令司訓望江方君恪董其役堂未姜權寧國同知去位次年三月十有一日天台張侯景元蒞任利興害除即留意學校既輪奐

斯堂迺建正殿次作兩廡門以櫺星圖以瓦垣肄業有齋習射  
有圃衙校官有居房生徒有室祭器庖厨倉庫無不完美經始  
於八年正月一日九年終落成新學既成又奉提學僉事四川  
楊君春教條振作有方華廈之下博士倚席而講諸士子執  
卷鳧鷖行以聽優游涵泳數月之間不覺頽面若易腦次若拓  
者文教之勃興有如是哉予因之柳於州假道適分巡湖南僉事  
西廣傅公金使節至州侯同學止重慶黃君華訓導吉水毛君  
榮等率諸生進曰惟是學興建在宋時有胡致堂張南軒二先  
生爲之記辭意懇切足爲萬世學者矜式今學之成桑先生適  
至非偶然者欲求一言以垂永久敢請命傅公又屢適寓所中  
兩請者再嗚呼是可已於言耶竊惟古之爲士也實今之爲士也  
士果有古今之異者哉三代之時養士於學校有道教之法

欲練其所稟以澄其本源是故養氣以大方開其翁規以多德  
約其放卑則頡之翼其决起高則繼之睨其翺翔其實也則張  
之其急也則弛之凡若此者皆約之於義理之途以成中和之  
德而又令其游心於藝窮古今之變達天人之蘊凡有益於經  
世者無不村思抵極而游刃恢恢矣本末交脩人無不實由是  
用之於朝廷用之於天下斯獲直儒之效驗世得數人即能  
克塞宇宙萬世仰慕必曰其代多賢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  
之光後世以空言取蕪木蒹治樹的甚邇士生其間惟四子一  
經是錯是蠹甚至章句初通而倫魁已得亦不能辨其一二  
炊煙續霧楊絮繼雪壘土以象大行玉屋拙於見大者以為所  
巨非有蓋世豪傑亦不能自拔流俗以成德業於悠久者如前  
所云若人盈代不謂之烏有乎詩曰巷無居人此之謂歟夫人

之飢寒也。裘御之則煖，一食茹之則飽。天下之大，數人之進而不知重數人之退，而不知輕焉，能為進焉，能為退，果能爾後國體否耶？雖然，諸士子皆誦法聖賢，聖賢不存而其為入成法具載方冊，吾能以遠大自期於日用之間，必思巾上有天，履下有地，靜必希山岳動，必師江河視，必參天宿言，必合天籟洞其中，苟便溼大極用，世接物準以西銘，以是存心，吾知同旋殿廡之間，覩吾夫子端坐於上，群賢列坐於下，則所以神趨函文，夢接凡席與矣。尊聞行知者，自不容已，而九所讀之書，又豈時紙一之陳言而已哉？夫如是，則能以一人兼兆人，一人見用則兆人安以一身，蓋一世，一身不朽則一世榮，以一時包萬古，一時有為則萬古準，則得亡若斯庶幾朝廷養士之意，與夫賢州守作之心，為不負也。若曰茲州氣數之變，科目之人自今伊始，歟。

鹿鳴宴瓊林者後先相均衰必有與自然之理易勉而及也可  
不多贅弘治癸亥柳州通判琴川桑悅撰文

退思堂記

敖毓元

吾心本活潑潑地活之者當於靜思中求吾心在吾身君百體  
神萬化何有於政一累人矣不溺於怠則擾於劇斯君者牧神  
者器昔之潑潑者其不陽矣是堂構而以退思名居然乎哉桂  
陽自天順甲申苗焚後几百仍弊斯堂奚論弘治己酉秋予罪  
歸臨西承之知是州改興百廢之餘迺於廳事後寢室前撤茅  
紉於腐苦菴礫碎於殘砌爰措數楹以憇退公雖然是豈敢黜  
僕僕而就燕燕哉虛靈之舍何物不具寂默之中何言不應第  
累於冗而本真汨動始淆亂莫制矣於戲不思而得唯性者能  
之下此處而學學而仕一體一用曷嘗不自吾思中來哉思可

滄邪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柳宗元尚能言之况有主靜工夫者乎茲桂陽以殘燬邇州民心肆越政務煩劇機變巧伺於先後簿書空惚於左右物謀一或乖方弊端乘之媚興維予儻材職此紛糾何者不為吾慮之亂吾志之滯惡用不退而思公餘凝神曰暮斯堂省於身審於念惕於心庶幾謀出慮發過者可訟隱者可脩僻者可止鬱者可舒常絃胡為而佩盤盂胡為而銘絃轍為而更易亦可想像於古人活潑潑地處若固曰政必本乎學堂何裨於政請觀物理不翁曷闕

龍渡祠記 節文

吳進開縣人  
教諭

龍渡山在州東南三十里山麓出泉分流桂柳二境有澤物功土人名之曰靈泉廟其傍而神之舊志宋儒陳傳良嘗為之記然無碑可考父老相傳歷宋元崇以公侯及夫人之號然非



吳迨至我朝 高皇帝太正祀典封為龍渡山靈泉之神仍命

桂陽州每歲八月十五日遣官致祭正統甲子歲大旱節判秦

侯政請祠禱之大雨三日稼乃登丙寅七月又旱太守京口吳

公淵命幕賓蘆城王侯再禱焉俄頃黑雲四垂風雨交至闔境

霽足是秋亦豐未幾吳公以脩記語祠嘆其棟宇頹朽規制庫

隘不足以揭虔妥靈乃謀諸貳守三山林侯及秦侯王侯而一

新之衆各捐俸貲為倡而一時僚屬士民之嚮義者咸樂助之

取材於近山墮甍於山後工役恊志不督自勤於是充拓故址

先作正殿殿左右廊次之後殿三門又次之工善材良倫奩畢

飛加于舊規經始於戊辰秋八月落成己巳春三月秦侯命道

正郭文明屬予為記而復系之以詩云惟山之靈出靈為霖澤

茲下土慰我民心惟神正直靈顯莫測民有所祈神無不格善

惡在人禍福昭報上聞於朝廢封有 詰維時郡牧休體

朝廷大新祠宇以妥厥靈幹乾轉坤神功甚大此邦之人萬世

末類

烈女王氏跋

敖毓元

予觀桂陽自玄黃判迹以來上下幾千萬載僅聞一節婦如大  
富之王氏者何失靡慝響絕之若是耶豈秋芳寂寂而含馨無  
待與曉髮繞繞而肖髻如真與柳燕石世珍而荆璞見則與姚  
魏春鬧而鼎實道育與不然淇遼濮畔何等風土尚有栢舟貞  
操况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之奧區邪於乎下邦君子亦  
有如斯者雖然翬翬蕩蕩我性我分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臨武縣

秀巖記

王淮 丞相

臨武縣南五里有巖焉在官道之右崖斬峭拔岩居其高之半  
崖下左右兩穴水出於左穴爲溪廣十尋經岩前流之百步有  
奇復入於右穴岩之門捌玖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厦宇高而  
地平明曠豁然可坐數百人其奧則轉而右透邃而黑燭之以  
入宇卑而稍下屬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岩之東北隅攀  
緣而上漸高而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天其餘巖空如便房側  
室者甚衆岩之石溫潤如璞其形如鍾如磬如鳥之企獸之蹲  
其秀如芙蕖之倒垂雲氣之屯聚屬于地者如柱其恠變態殆  
不可狀夫黃山谷謂淡岩天下希茲岩恠奇無以異也而爽愷

過之至於大溪之出自穴而復入非特淡岩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淡岩在昔無聞元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周濂溪爲倅遊焉而始知名至魯直以詩形容之乃得傳播於天下武溪雖僻陋而通道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其前而不一至何耶豈非勝景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爲宰因勸農至焉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爲斯岩重是名岩者出於鄙夫之俚語不雅循觀者難言之予家有宋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摹而鐫諸石以爲之名庶籍名書得顯名於天下雖然巽奇秀初未嘗求顯於世也顯不顯何所增損人自擾耳山神聞之將爲之一笑也嘉定五年六月望日記

進士題名記

胡純

南昌人

天下山最橫絕處其氣必有所鍾故論潭湘之秀不但曰山川

... 補人得之有俊傑焉... 武水始駭南氣之盤鬱三金久竭萬峰俱... 氣果窮... 李若寶求才德俊秀茂聞必汨於佛老然地雜諸徒汚染寨社... 刀劍皇宋開基文治四洽父子世科者有矣建淳以後師牧之... 秦樊師友父兄之教督世薰歲益明經取第有佳士第元叔姪... 且交輝薦墨之盛豈專風土之產其習然也今建鄉序廣教育... 師友讀書明善尚志希賢自異於流俗豈持時文薦名取第... 前而已學宮舊缺題名勒此以勵人間出駭四方將繼繼有秉... 大特之筆者淳祐壬子二月日記

重脩縣學記節文

歐陽南 臨江人 教授

皇帝登極四年夏六月翰林脩撰皮公尹臨武始至首勸學以

示教顧瞻宮墻且禋且歷無筭觀瞻此不可後於是捐俸倡備  
備材節用示博士諸生議隘者廣之狹者補之陋者飭之僉謀  
既同百堵俱作越明年禮殿成齋舍相庶次第脩復俱一新乃  
進諸生曰盍考先王建學造士之意乎古者教於鄉以德行道  
藝血食能化時出長入治皆取乎此然則先王斯學於斯者可  
不深考先王建學造士之意而勉之乎爰曰教思無窮任民無  
疆也公名元字如心

舜祠記

孝純 臨武縣

古之聖人承天命君天下血食萬世者三皇二帝之謂也蓋三  
皇繼天立極首出庶物為百聖之長故其廟無郡而不有無代  
而不祭二帝推位遜國免執厥中寔萬代之義相受禪而都河  
漢文其廟中國為盛歲時祈祭箎鼓之聲連月而不絕觀觀乎

考非聖人有以次天地之化爲道德之宗其孰爲之立廟奉祀  
報功報德之無窮耶傳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沒世而不忘  
者其斯之謂與孝純忝尹是邑謁社稷於南郊顧鄉內有孤峰  
蔚然曰舜峯也其山巔有舜祠守之者黃冠也且有佛刹居其  
左越明日而謁之戴瞻藪拜於祠下慨然有感於懷或曰昔舜  
之南巡狩也崩于蒼梧葬於九疑蒼梧乃永州之零陵九疑在  
道州之寧遠其於臨武則未嘗歷也何名其山曰舜峯而立祠  
其上耶予應之曰不然夫聖人之化譬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  
照臨無所往而不在况臨武與寧遠零陵相去不遠百餘里而  
民安有不化者乎又見臨武之古有人此祠之所以立也或者  
然然吾之始下車也嘗有志於重修適兩廣絲寇爲耗供輸務  
重而民之力不逮且雖聖人之道載諸經書史籍洋洋乎如

在其上知在其左右天下莫不尊親而仰慕之固不待壯其祠  
顯其像而彰矣於是與判節楊君宗珏幕府雲龍會議克合  
施絡百數於守者俾濟衆在木以少直焉嗟夫子往矣但後之  
君子繼而尊之非惟前人之功不墜抑亦 聖人之化無疆於  
是乎記至元四年歲次戊寅夏六月吉日

韓張亭記

張公

臨武漢唐古縣也今縣治別井古而有古蹟存焉以人重也不  
有好古君子孰能振起而表章之此韓張山韓張亭之所以久  
廢而復興歟春秋大復古謹書而記之誰曰不宜按圖經縣本  
隸柳唐以柳屬江南道而連爲嶺南附郡貞元中昌黎韓公愈  
河南張公署爲御史論旱事兼言官市之擾以直觸忌被譖左  
遷都落陽山張飄臨武地界楚粵兩境相隣聯鑣並駕袖弦歌



諸而來會宿界上把盞相戲分袂而別故老相傳此其地也古  
蹟之存後人之思山以是得名亭因之而立或者未詳以爲舊  
治居縣之東南臨武水古驛道由彼不由此不思自有宇宙卽  
有此山今以韓張名之非二公實曾經此齊東野人亦豈能糊  
爲之說以相矜誇周卽却敵之處一赤壁也而江漢間言赤壁  
者五謝公携妓之所一東山也而江浙間言東山者三前賢過  
化之境亦何必盡得其故處槩意之而已况路有迂有直二公  
直道而行由此不由彼殆必有說不然餘唱君和百篇之作竟  
無一語畧及當時之爲長於斯者非有所避則有所嫌其志可  
想而然是亭之建初始於邑人陳氏所以寓思賢之意深矣去  
古既遠遺基故址荒蕪不治識者惜之邑大夫戴侯以古心行  
古道三年爲政一本於平易寬和未嘗輕役其民一日戾止泮

宮携諸生登山之顛眺望一再有契於心欣然諭諸衆曰山不  
在高有仙則名臨武雖壤地褊小而有此山有韓張古蹟聞其  
風而興者尚庶幾不自菲薄諸君其亦嘗念及此否乎衆喻侯  
意咸願有以相其成於是下教命工計度摘委直學蘇鉉孫縣  
吏項敷董其役俾邑教劉鑑提其綱且謂道不直則不見我且  
直之迺迺迺夷迺鑿迺甃迺垣迺壙迺基迺構蓋期年而後諸  
工有憒夫有願或作或息不急不促一以農爲度亭旣成董役  
者將俟之命以記筆屬予予惟斯役之作蓋特以表賢勵俗而  
非徒爲美觀也且密邇文堂來芹之士來遊來歌時一登覽溪  
山勝槩得之目睫間俯視城郭萬井環布長江綠遶乎其前群  
山翠擁乎其後筆峰插立鏡池光涵周回四圍上下一碧瑰奇  
詭異之狀遠獻近呈左拱右揖使人應接不暇起而挾吾胸中

之梗槩翻吾筆下之波瀾亦足以相發抑有說焉鄉前輩嘗論  
縣有三賢韓張之外東漢唐公羗伯游其一也公永元中以臨  
武長上書諫罷海南生荔艾以省民勞高名清節照映史冊與  
二公正而爲三夫令臧遠臣也外官也而直言得行漢法爲猶  
近古御史近臣也內官也而直言遭毀世道之下古者有可感  
者矣今侯之宰別邑也藹然着唐今之政聲從而慕韓張之人  
其精神胥契數日載之前肝膽相照數百載之後三賢事業固  
所優爲知己滿 朝會有掖而置之風日不到之處袞袞登臺  
省指日事耳變今之俗友古之道有不難者因君懷古故并論  
之三賢英靈未歇尚當徃來山水間聞予言諒亦爲之首肯於  
是乎書侯名孟均字繼安號鳳山洛陽人愛民禮士觀其所尚  
可知其政時泰定三年丙寅夏五月下弦邑士陳奎龍撰

公朝

# 重建廟學記

陳循 廬陵人戶部侍郎

古之君子為政貴於知本用力於所當先此知本之謂也夫民必教而後能知親親長長之道必學而後能知脩己治人之方舉斯二者以加於民而使由之則政不勞而自治矣所在州縣莫不有之而又以謂自昔 國家建庠序使民由教而成其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饗麥之禮蓋以道之所在誦其詩讀其書去之千載不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幾何不安用其心哉此學所以不可以無廟也湖廣之臨武縣舊有廟學在縣治之東北其地卑隘而殿堂門廡齋舍之類歲久益敝陋頽圯訓導鄭侃以為無足以稱建立之意乃言于 朝欲遷高廣之地為之時知縣橫槎秦庸縣丞都橋梁倉教諭五雲劉有臨實預

其事相與議曰遷置雖善然其地勢雄偉莫踰於故址蓋隘緣於早早去則隘隨之矣遂悉撤其舊增土而高之與四旁均由是坦然平曠乃建大成殿翼以兩廡前爲列戟櫺星之門祠神庖厨其門與厨爲間凡一十有五明倫及退休皆有堂講誦有齋會饌有厨齋與厨爲間凡二十有四蓋視舊其高深宏偉幾倍之矣經始於正統九年八月訖工又於明年正月財出於節冗費故用有餘工出於市民戶故人樂就凡耆宿與儒家者爭相賙助雖頻不以爲費落成之際士庶咸集以爲州縣盛事前此所未嘗有嗚呼守令若秦梁輩之於臨武謂非知本可乎使臨武之俊秀來游於此有以進其親親長長脩己治人之學以成其材謂非作學之功不可今年秦劉皆以歲滿來考績於京師以予劉郡人也因具其重建始末來請爲記故爲書之俾

秦歸刻之石以立諸其堂廡庶觀者咸知所勸云



藍山縣



重新縣廳記

柴夢規藍山知縣

藍山桂陽支邑也自郡而南崇崗複嶺縈紆礧礧行百五十里而縣立焉雖壤地褊小而分職有官司衛有兵供上有賦凡規畫布置視望縣何以殊然圖志廳記皆缺焉豈地連瘴嶺輟跡不通姑因陋就簡不復勤紀述侈觀瞻耶先是權正三易官類僦居於市後草創數椽為行宇余以端平乙未孟秋閏月癸未來領事因托馬顧內局外隘公私病之舉日即舊治寧置之不一興廢之乎念始至賈無從給更獻言昔有事改作則謁于軍資于土豪助蓋不少也余謂宣力淺而扣郡家則躡施澤新而削吾民則病二者俱不可計實用竹木磚瓦匠食亦無幾乃痛

通志卷之十一 新刊 文 八十七

節冗費得財百四十千有奇既又整弓手士軍之庸於是富人以禮鬻其財給兵營以金而用其力獻者卻助者謝一毫不敢以易初至興工於良月之壬寅告成於嘉平之丁巳廳事後堂室於百楹悉更之廳而廡門而樓盡去其蠹而易之良迺用新視瞻以肅其基則遷東百步以端而勢祀前率之來秀据後龍之融結是始夫設地藏遺茲勝槩以修是邑好叙是彼顛末乃若建置因革前有桂陽軍都志明年二月朔儒林都知桂陽軍藍山縣主營勸農公事義勇民兵軍正兼教丁軍正兼弓手寨兵正柴夢規記

改建儒學記

董德

藍山距桂陽百五十里山川深峻風聲氣習之不同往往其人  
之性多偏於剛夫剛毅則近仁苟能因其偏而導迪之其爲善



也必勇是故學校之設尤一邑之先務也縣舊有學以久而頹  
毀邑之士子病其卑隘白令尹請更之於是度地於邑之前相  
去百步去陘陋而就爽愷頗得江山之勝先是令尹沈光龍經  
其治役大費廣閱數載而弗克就暨寶慶丙戌奏院高侯不  
倚來守桂陽加意學校既新郡庠新令尹史元舉適赴郡謁首  
戒之竟其事史令尹乃能承邦侯之意成於紹定改元之夏惟  
是藍山爲邑賦入極薄東西支吾經常不給令尹由是痛加樽  
節益以清俸及邑之士友樂於愛助不擾而辦禮殿講堂重門  
脩廡秩然而振魚然而新視舊之規模差廣先聖先師之像悉  
加畫繪巍然邑之偉觀足以興起人心矣嗟夫有賢太守倡之  
於上又有賢令尹和之於下此學之建所以至是而能成者豈  
偶然哉董仲舒云守令民之師帥若桂陽其無負於師帥之責

矣抑聞之方邑之士有請於令尹也謂其不利於科舉而願更  
之也吁學校之設豈直為科舉計哉士之出入學宮能以聖賢  
之言行朝思夕惟日漸月漬去其習俗之偏而歸於中和之教  
消其忿欲之私而純乎禮誼之公閭里小民將是則是效皆為  
淳原之歸一科一第特其餘事且將見是邑之士以功名顯於  
時者矣

縣學初得田記

節文

劉晦之

本縣主簿

桂陽據湖右上游號名郡藍山界楚尾極南為外邑出春陵六  
驛濂溪先生平昔講學既履風聲氣習所染士君子無不漸染  
薰炙學廬雖迂高古爽愷從士廩了微勺合規冠矩履奕蛇  
乎中者其間豈無秀穎英髦之質富不待哺貧何以為藏修游  
息資紹定二禩請于軍邦侯司門張公慨嘆樂從郡貳幕案和

庚寅六月括沒官田產文移于縣得田以畝計六十有七以  
米紐百五十有奇朝蒸暮盥供給弗匱擊鼓會膳食指歲給若  
不足者令歌飯饗曩負腹者皆鼓而遊晦之孟秋初旬三日交  
割賦畢越二日肅詣文宣王殿揖謝諸生揖而前曰僖公修泮  
宮魯頌作文翁興學校漢史儀張公嘉績視古有光然郡侯旣  
有以養其身邑士當有以養其心心者何道而已自致知格物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于平天下不外乎是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然則性命之理乃入道之門戶吾所謂道中庸爲先而  
性命又爲中庸之要領游學校者毋徒枯經傳之訓詁溺詞章  
之虛文必務學以收心因心以會道几杖盤盂頃刻靡忘暗室  
屋漏戒謹勿怠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是異時人材輩出沿  
流溯源實基于張公公盱江人

元

新學記 節文

李珠 長沙人

桂陽屬邑峙而山三藍山遠且僻圖誌稱藍山本漢南平縣地  
於隋而復於唐唐天寶初始為藍山宋仍其名至元域職方聲  
教朔南暨邑固有學卑隘以圯延祐己未冬憲使阿散公建議  
改作未果及豫章劉侯李誥長茲邑敦意學校諏神謀畫卜地  
邑東之劇駮龜兆食墨更于爽愷大定乙丑秋八月經始聚材埴  
瓦甃斧斤輪輿丹墀塗墍蔚然羣魚堂廡畢具像歸光嚴時乃  
翼然而無毫髮擾戊辰春及完將紀歲月珉鐫著改作勸方來  
徵予記余惟 國朝稽古典賢化成於學守令以承宣為寄植  
政本䟽化源以建位太平萬世之基此為政之所宜先者侯宰  
邑六載如一日逾滿而邑之士若民觀感親愛游訟於斯侯名

詰是目也富陽成舜夫舍已曠易棟梁之材儒士雷彝朱

廷才協力營造諸儒分建邑人捐幣資助各有差鐫之碑陰

重修儒學記節文

景安

監學舊趾在縣東南舜水前有覽秀亭見之圖志紹定丙戌改

卜於縣之南蓋始於沈判縣訖成於史元君中間得趙林二先

生葺理而廣闊之然僂指以計六十余禩間遭遇者才一二耳

前乎金甲排蕩青衿憔悴瞻言官庭歎棟維摧厥斃維頽殿堂

廊廡莫蔽風雨至元丁亥苑李公製錦斯邑詣學謁殿四顧

憮然乃計其用度材置以和工傭以優夫役以時由是整頓禮

殿修飾講堂政造兩廊土木瓦甃黜聖之中表偕作越明年復

繪七十二賢于壁護以欄楯又明年壯新先聖先師添塑十哲

以恆其志凡今之聳觀瞻者曩所未覩而舊之就傾頽者茲皆

撤而新之夫官莫親於令令莫先於教莫重於學學興而教立  
固分內事公嘉重藍之士藍士繼自今於藏修游息之際盍亦  
務爲己之學無徒爲爲人之學盍亦爲君子儒無徒爲小人儒  
斯無負此日興學之意景安不得而辭遂爲之記

重建譙樓記

節文

李祥

金川人儒  
學學正

藍爲桂陽下邑僻居深山壤地褊小賦入極薄然穀粟繭絲之  
科需簿書期會之絡繹則與他縣等俗又剛悍稍失其情必干  
憲府自昔好称難治大德二年夔蜀魯君國祐來宰是邦方欲  
興化善俗以振中牟之休未幾達魯花亦拜不花來宰是邦長  
二人同心風舟共濟先是簿尉王君珪久任於此百姓利病盡  
以告二公暮年之間政通人和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乃以余暇  
鼎新儒庠創建醫學修館驛輯倉廩整養濟院以至橋道溝洫

靡不盡力既又謂譙樓與縣廨異向非示人以直道而行之意也遂改其舊而新是而取財必良役匠必酬庶民政之勞而不怨藍士民感其德屬記直書其事云

本朝

新城記 節文

孫廉 天台人儒學教授

春秋之法凡一力役之征必書以志之或志其非義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時其間合義與制又當其時有如邪防之城亦與南門諸役并書者非所以著得失而寓褒貶乎由是觀之則藍山新城之築之制之義之時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奚容墜哉且藍山地控群蠻自秦置邑以來而城未之築也 國朝天順甲申秋蠻寇桂陽鎮守總兵李公太監郭公巡撫王公叅將高公憲副盧公都指揮柴公彭公文武重臣發兵從間道分擊之賊

潰漫入縣境民無所恃率乘寨潛避已而復其居縣令昆陵蕭  
袞問進貳令臨川傅侯箎判簿偏橋石侯輝謀曰我輩雖職理  
繭絲然城垣不立將何以保障斯民哉遂伏于上請築城以為  
民衛報下侯卽率僚屬議遠邇畧基址分材用平板榦揣厚薄  
稱畚築量功命日而為之不愆于索其圍四百八十丈之廣甚  
崇則縮一之二門不踰高雉不踰百其覆雉聯構以楹計之凡  
六百有奇用人之力以功數之幾千余以是歲余身始作次年三  
月落成侯偕僚屬訪予屬為記辭不獲嘗聞國以保民為本易  
曰設險以守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城者所以禦暴而保民者也  
然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分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  
土功以龍見而成事火見而致用水昏土而■日至而畢時也  
城不踰制役不違時知斯城之築與春秋邢防之役蓋相等矣



其視四門之役得失何如耶余於法春秋之意善而畧之石且以告未者

重建明倫堂記

節文

崔岩

柳州人  
工

藍山爲桂陽屬邑吾柳古桂陽郡也居楚上游封壤相接縣學建自至元戊寅迄今二百載興修不常勢漸以圯明倫堂傾頽尤甚殆不可居有司視若傳舍漫不加意正德乙亥四月安城劉文華以雲南浪窮令更宰是邑下車首謁文廟退卽學宮諸生改作爲請君慨然不讓圖上其事諸當道咸是之僉謀措經營伊始君以地僻民貧征徭雜出於材木瓦甃餼廬乏類悉究心焉措不以病民日積月累材力俱足乃擇日祭告撤明倫堂舊楹星門次第新之堂爲五楹左右各構一楹以爲庫餼垣壁以磚石棟宇飾以丹堊高敞宏麗視昔有加經始乙亥十二

月十二日落成於丙子十月十五日民不告勞事已就績抑是  
舉也綜理區畫悉出於劉分董工役則縣丞陳溥主簿李明典  
史侯直義民胡思彬也維時教諭長寧曹琛訓導仁和章勤建  
昌詹賢咸與贊襄之走書徵予記顛末云

重建柳溪橋記 節文

柳溪橋去縣北五里許已廢歲久成化戊子鄉老李景旺慨前  
修之無繼憫往來之涉苦率衆刻石去故址二百步許架一拱  
焉功雖偉矣未幾而爲洪水所覆後以木隨架隨漂正德壬辰  
旺子勉欲繼父志惟懷永圖乃詢於僧曰朝者曰柳溪雖小其  
源甚長使驟雨一霄洪水立至欲重建斯橋必量溪之廣狹中  
立二墩傍仍兩岸而分爲三拱每拱高若干潤若干務使道開  
而無壅塞雖洪泛滔水而亦滔滔衝覆之虞自無有矣仍

屋八九於上建小菴一座於右住一僧而觀守之時葺之經始  
於是年冬落成次年春自今以往吾知彌久彌堅豈復有崩覆  
之患哉其費幾何費金五百有奇糧食萬升有餘工則浩漭不  
能計也

衡州府文類終

湖廣圖經志書卷之十一

